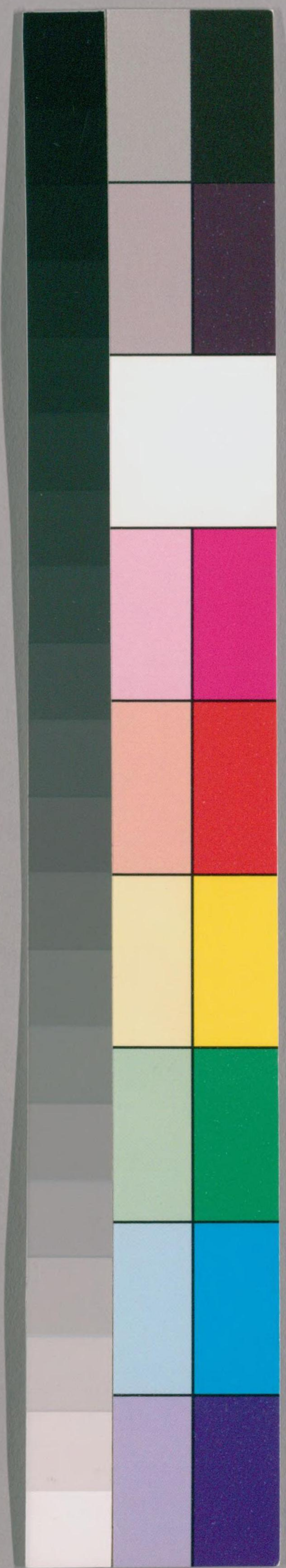


082. 1
G21
G

25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藝海珠塵』 請求記号 082. 1-G21G

ガラス使用



藝海珠塵

子部譜錄類

南滙 吳 省蘭 泉之輯
南滙 陳 鴻書 麟玉校

異魚圖贊

楊 慎纂 仕履已見

卷一目録

總贊 鯤 魴鯉 赤鯉 嘉魚 蒲魚 八魚
異性色 鱖 鮒 鮒 鮒 鮒 鮒 鮒 鮒
鱸魚 鱖 鱖 河魚 時魚 鮒 鮒 鮒 鮒
鮒 郎君子鯨 鮒 鱖魚 鱖魚 又 鮒 鮒

藝海珠塵 異魚圖贊

56855



又 魚舅 弓魚 鰮兒

總贊

魚之為字燕尾相似水蟲之中實繁厥類鱗鬣風濤抑龍之次百種千名研桑莫記圖贊所取亦祇以異

鯤

鯤本魚子細如蠶葺莊周寓言鯤化為鵬譬彼詩頌雕育桃蟲千古言詮誰發其矇○莊子云北溟有魚其幾萬里此寓言也按內則卵醬卵音鯤國語亦云魚禁鯤鱗皆以鯤為魚子至小之物也莊子乃以至小為至大便是滑稽之開端後人不得其意晉江道詩曰巨鼈蓬萊大鯢運天池倏忽雲雨興俯仰三洲移係放詩巨細同一馬物化無常歸鯢解長鱗鵬起扇雲飛應翼搏積風仰凌垂天翬皆不得其言詮也雖郭象之元奧

沉思亦誤况司馬彪輩乎後世禪宗衲子却得其意故有龜毛兔角石女懷胎一口吸盡西江水新羅日午打三更之偈亦可信以為實事耶余嘗謂天地乃一大戲場堯舜為古今大淨千載而下不得其解皆矮人觀場也○元儒南充范無隱有是說而涂推衍之

魴鯉

伊洛魴鯉天下最美伊洛鯉魴貴于牛羊洛口黃魚天下不如引諺

赤鯉

務光憤世自投盧川盧川水伯赤鯉送旃易名琴高化形而仙至今揚光清冷之淵事見符子畫圖有水仙騎赤鯉者即其人也

嘉魚



南有嘉魚出於丙穴黃河味魚嘉味相頡最宜為鮓
以蕉葉不爾脂腴將滴火滅事見水經蜀都賦任豫益州記樊綽雲南記博物志
○丙穴穴向丙也
味魚出黃河口

蒲魚

蜀有蒲魚其形如粥出於郫縣蒲村之麓魏武帝四時食制○杜詩南去郫千里不應遠取蓋即此魚也其魚亦出於穴
八魚異性色

鰻偃鯉俯鱧圓魴方鯉青鱠赤鰻白鱠黃陸農師

鯉魚

清檢出佳鯉濁檢出好鮒美珍於常味取以二月初經水

注清檢濁檢俱在陽平關

鮒

洞庭之鮒出於江隈宏腹青顛朱尾碧鱗劉邵七華節文○隈即岷

字又作汶

鯿

緡調餌芳可獲鯿魚網魚得鯿不如噉茹或名曰鱮其

性慵如說苑子賤語又古諺云云

鱮

鞏洛之鱮割以為鱠分芒析縷細亂蠻足張平子七問節文

鱮魚



滇池鯽魚冬月可薦中含腴白號水母線北客乍餐以爲麪纜樊綽○甫夷志蒙舍地有鯽魚大者重五斤西洱河及滇池冬月多鯽魚

鯨魚

浮玉之山北望具區茗水出焉中多鯨魚胡蝶所化列

夢長須嶺表錄異嘗有人浮南海泊於孤岸忽有一物如蒲帆飛過海將近舟舟人競以物擊之如帆者盡碎墜舟上視之乃蚌蝶也去其翅足稱之得肉八十斤噉之肥美如魚此蓋蝶將入水化魚者也胡蝶化魚此又一證

鱸魚

鱸魚肉白如雪不腥東南佳味四腮獨稱金齏玉膾擅美寧馨

鱒魚

鱒魚逆流不過鎖江在叙州灘崩秭歸癸卯年事又隔巫陽魚

官空設玉板不嘗黃魚一名玉板

洄魚

河豚藥人時魚多骨兼此二美而無兩毒粉紅雪白洄

美堪錄西施乳浦水羊腴熟洄魚一名水底羊

時魚

時魚似魴厥味肥嫩品高江東價百鱸鮪界江而西謂

之瘟魚棄而不餌

鱖魚



鯪魚偃額兩目上陳頭大尾小身滑無鱗或名曰鮎粘

滑是因爾雅

鯪魚

鯪形如帙與便面同厥足二六雌常負雄漁人取之必得其雙子如麻子南醬是供

鯪鰭

魚有鯪鰭一頭數尾有脚如蠶食之肥美

郎君子鯪

郎君子鯪雄雌相雜置之醋盃逡巡便合下卵如粟頃刻廿卅善治產難誕生如達本草名郎君子元文類作郎君子鯪

鯪音類

魚有名鯪切亦號為鯪化而為人曾謁仲尼鬣戟鱗

甲由也什之陳蔡之厄天濟聖衡波

鱒魚

潛有鱒魚飛有鱒鳥同是一物互為形表鳥藏魚出變化莫曉

鱒魚

鱒似蜥蜴一卵百子或如白虺或成蒼兕喙餘二尺長尾利齒岸掉渴虎人肉為勝造化至仁胡乃育此

又



南海有魚其名爲鱷其身已朽其齒三作李淳風物類相感志

鯨

魚有鯨鯨或名江豚欲風則涌恒隨浪翻

又

鯨鯨之魚出淮及五湖黃肥不可食大如百斤猪數枚

相隨沉浮自如魏武帝四時食制

魚

嘉州魚鼻載新厥名鱗鱗迎勝夫豈其甥其文實鮫江

圖可徵說文鮫一俗當互

弓魚

西河弓魚三寸其修誰書以公音是字謬又晒多子亦

孔之羞弓魚見魚譜今誤作公○真中俗謬既誤作公魚而怪其有子遂綴爲謔語云大理公魚皆有

子雲南和向豈無兒

鱈兒

鱈兒極眇僅若針鈎盈尺萬尾一筋千頭漁師取之不

以網收來如陣雲壓幾沉舟名曰跳鯢厥義可求

卷二目錄

鯨魚 勁鱈 石首魚 石首化鳧 比目魚

王餘 鰕魚 鱗鱗魚 文魮 又 飛魚 王

鮪 丹魚 鮓魚 望魚 鮫 又 龍魚 又

五季公序宋

異魚圖贊

六



烏魚 瓊魚 石桂魚 橫公魚

鯪魚

吞舟之魚其名曰鯪背腹有刺如三角菱罟師畏之網

羅莫鷹臨海水志

勁鰐

南越勁鰐揚鬚排流洞腹養子朝泳暮游臍入口出貯水若抽鱗皮斑駁可飾蒨緞

石首魚

石首之魚有石在頭瑩白如玉可植酒籌石首魚一名

石首化鳧

南有魚鳧國古蜀帝所都婁縣石首魚至秋化為鳧魚

鳧之名義斥此可求諸張勃吳錄

比目魚

東海比目不比不行兩片得立合體相生狀如鞋屨鰈實其名

王餘

王餘孤遊比目雙逝水既有之陸亦相儷單鳴匹鷺性亦相似易林鷺必匹飛鷺必單柄

鰕魚

鰕實四足而有魚名頭尾類鯁岐岐而行長生山澗出



入沉浮云是懶婦怨懟自投異物志
舊贊

鰓鰓魚

鼓翮十運一翼翩翩厥鳴如鵲鱗在羽端郭璞鰓魚贊

文魮

形如覆鉢包玉含珠有而不積泄以尾閭閭與道會可

謂奇魚郭璞鰓魚贊

又

海經鴛鴦江賦文魮孕璆音磬鳥首魚尾出鳥鼠穴禹

貢攸紀

飛魚

飛魚身圓長丈餘登雲游波形如鮒翼如胡蟬翔泳俱

仙人膏封曾餌諸著藻灼爍千載舒衍王子年
七言頌

王鮪

王鮪岫居科斗其面性昆有毒獺所不噉人饒食之肥

美盈噉

丹魚

丹水丹魚出于南陽以夜伺之浮水有光夏至十日其

期不爽取血塗足水上可行抱朴子

鮪魚音陷

海有鮪魚衆魚蓐母魚欲生卵觸腹以首蛇醫鴈奴物

本草

異魚圖贊



性固有

望魚又名魚

明都滄澤望魚之沼形側如刀可以刈草魏武帝四時食制

鮫又名魚虎

天淵魚虎老化為鮫其皮朱文可飾弓刀

又

鮫之為魚其子既育驚必歸母還入其腹小則如之大

則不復楊孚交州異物志舊贊

龍魚

龍魚一角似鯉居陵候時而出神聖攸乘飛驚九域騎

龍上升文選龍鯉一

又

龍魚之川在汧之塽河圖授羲實此出焉神行九野如

馬行天

烏魚

烏魚戴星禁在仙經鮑鮓鱉紛其別稱其膽獨甘以是為徵

瓊魚

仙人上藥劉淵瓊魚昔西王母漢武受圖銀刀尾尾今乃其餘衍漢武內傳

藝海朱筆 異魚圖贊

八



石柱之魚天仙所餌猶有桂名鱖借音爾流水桃花真
隱詠美鱖魚即石桂魚又名鱖魚仙人劉憑所食
即此也唐張志和詩桃花流水鱖魚肥

橫公魚

北荒石湖有橫公魚化而為人刺之不殊煮之不死游
鑊育育烏梅廿七煮之乃熟魏約神異經元黃錄○魚象
游于露饒乃此魚也其性
自然乃矯誣以為瑞應

卷三目錄

- 髮魚 琵琶 含光魚 鯪魚 婢媪奴儻 石
- 斑魚 戴星魚 鎗魚 鰲魚 鰓魚 何羅魚
- 鱮魚 鮐魚 鮒魚 鱸魚 鱖魚 鱣魚 烏

- 鯽魚 鰻鱺 青魚 魴魚 竹頭鱒魚 鮪魚
- 魷魚 沙魚 鱒魚 蘆鱒 鰻魚 鱖魚 海
- 鱖魚 鯨

髮魚

髮魚帶髮形如婦人出于滇池肥白無鱗魏武帝四
時食制

琵琶

海魚無鱗形類琵琶一名樂魚其鳴亦嘉聞音出聽會
識瓠巴沈懷遠
南物志

含光魚

含光之魚臨海郡育南人鬻炙雖美而毒煎燔已乾耀

藝海珠塵 異魚圖贊



夜如燭沈懷

鯪魚

鯪魚長咫大如竹竿爆之為燭光明有爛脊骨又美可

作羹餐臨海水

婢履奴屨

魚有婢履亦有奴屨其名雙偶其形兩肖味皆堪噉出

臨海嶠

石斑魚

石斑媯蝨虎文形蚶蝦蚤為牡水邊呼引石斑即走上

岸合牝其性既惡羹不可飲

戴星魚

戴星之魚背有星文點點均鱗因之名云

鯪魚

鯪魚兩肋大肉堪鬻魚之粳米其骨亦軟號狗磕睡謂

無餘衍鯪魚只有一脊骨治之以薑葱魚之以粳米其骨亦軟食之無餘俗號狗磕睡魚

鯪魚又作

鯪魚之味其美在頤古嗙有之價輕世宅鱸腮沙刺黃

骨鯪脊南烹所珍百倍秦炙古諺云寧去屨世宅不

在腮沙魚之美在刺○南中八郡志黃魚形似鱸骨如葱可食郭義恭廣志云雉為郡樊道縣出鱸骨黃魚

鯪魚



敝笥在梁其魚惟鰓其大盈車餌以豚豕鰓死以餌士
死以貪子思子曰鰓貪以餌死士貪以祿死

何羅魚

何羅之魚一身十首化而為鳥其名休舊竊糈于春傷
隕在曰夜飛曳音聞春疾走

鱒魚

周成王時揚州獻鱒其皮有文出樂浪東漢神爵初捕
輪考工

鯨魚

東方有魚其形如鯉其名為鯨六足鳥尾鱗為之母胎

育歛子

鮪鮪鱸鯨

樂浪潘國魚之淵府異哉鮪魚鮪有兩乳鮪鱸鯨各
以類聚漢獻大官叔重是取五魚皆出樂浪潘國并見說文

鮪魚

魚之美者東海之鮪伊尹說湯水羣首茲徒聞其名而
形未窺

鱈魚

遼東泃水鱈狀如蝦無足長寸形如股又茲雖微蟲其
味特佳



烏鰂魚

烏鰂八足集足在口縮喙在腹形類鞋囊其名烏鰂吸

波浪墨迷射水隱萬振海物異名記

魚有烏賊狀如算囊骨間有鬚兩帶極長含水喫墨欲

蓋反章

烏則之魚鵙又作鵙即鵙也今俗名山呼烏所變海若小史懷墨帶

算須與其足皆在眼畔風波稍急粘石為纜章舉石距

同狀異面食品所珍圖書悉綯品氏春秋注引古月令九月寒鳥入水化為

烏則魚之入月令七十二候者惟烏則爾天台智顓禪師請禁海際捕魚滬陳宣帝勅答曰此江既無烏則

珍珠宜依請觀此烏則之味為食品之珍尚矣章舉石距烏則之別種見日華子○今山東登萊有之名八

魚帶

鰻鱺

海鰻江鱺善攻岸碕又善升木水居畏之既愈人痾復

禪牛肥驅蟲如掃茲功亦奇

青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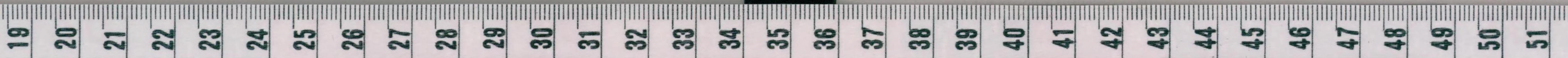
江有青魚其色正青泔以為鮓曰五侯鯖枕如琥珀可

以籠燈亦為冠笄以啟麗婷魚枕即青魚枕骨也

魴魚

黃帛其魴石鼓攸鐫查頭縮項味珍襄川詞林藻詠名

播錦賤魴即魴



竹頭鯢魚

張揖廣雅刺竹頭鯢滇池所饒亦名竹丁魚以為鮓案酒薦馨

鯢魚

鯢惟妾魚厥形如瓜亦名為鯢同彼狹邪注蟲相通其味苦嘉說文魚部凡一

鯢魚

鯢魚味爽可析朝醒左晉虞郎獻于帝庭其方俱在食經可徵

沙魚

沙魚二族胡沙白沙譽肖鮫魚其實稍差功入金匱名號日華

鰾魚即蟾也

上龍之屬苻莖苓根化而為鰾黃白異疊抱朴子曰苻之屬化而為鰾有黃白二種白鰾出交趾

蘆鯢

蘆鯢之魚產蘆陵南俗以為醬海岷所甘胞鯢音

鱖魚又作鱖

吳楚鱖魚其文如蜀薦以上春美而多刺

鱖魚



鬚一名鯨喙銳大腹長齒羅生上下相覆音混於鯨而不同物鯨又作鯨

海鱸鯨同

魚之昆巨曰海鱸爾舟行逢之不知幾里七日逢頭九日逢尾產子仲春亦徧海水

鯨魚字一作鱸又作鯨

海有魚王是名爲鯨噴沫雨注鼓浪雷驚目作明月精

爲彗星淮南子鯨魚死而彗星出

東海大魚鯨鯢之屬大則如山其次如屋時死岸上身

長丈六膏流九頃骨充棟木明月之珠乃是其目魏武帝四

時食制

嗟海大魚蕩而失水螻蟻制之橫岸以死輜重君海不可以徒策士之談譬其有理苑說

卷四目錄

鼉 龜 海月 海鏡 又 陵龍 山蟻

山蟻 海蛤 江瑤柱 又 紫蛙 石決明

東海夫人 海牛 大蟹 彭蠡 沙狗 擁劍

招潮 倚望 石蛭 蜂江 盧虎 車螯 蠟

房 蚶子 貝 蚌 螺 蜃 廬

鼉 龜音迷



鼈鼈海航名曰匣鼈形大如廢出自沙噀一枚剖之有

三斛膏說文名匣鼈江賦名鼈鼈臨海水土志曰海航實一物也

鼈鼈

鼈鼈龜頭鼈身蝦尾斑似玳瑁漫無甲指蹕飾弓軸細帙增美

海月

海物正圓名曰海月指如搔頭有緣無骨海賦江圖藻詠互發

海鏡

海鏡殼圓中甚瑩膩腹有小蟹朝出暮至或生剖之

子跂跂逡巡亦斃

又

海鏡蟹為腹水母蝦為目虛有成受羨補不足人固有之無惑乎物

陵龍

陵龍之體黃身四足形短尾長有鱗無角南越海人嘉羞見逐臨海水土志本贊

山蟻

嶺表蟻蟻是曰山龜人立其背可負而馳木楔其肉聲吼如牛巧匠琢之以為梳篦



山蟻說文蟻以胃鳴其音如鼓洛神賦所云馮夷鳴鼓是也

蟻惟水龜溼陵是育其緣中文其甲堪卜馮夷所命切和靈曲漢郊祀歌馮夷切和注馮夷水神命靈蟻也

海蛤

海蛤魁陸瓦瓏鑛殼外眉內渠形摯渾朴贊○注眉高萬震南州志

江瑤柱

江瑤柱句厥甲美音裕肉柱膚寸名江瑤柱贊尤古

又

今之馬甲柱古曰玉珧厥名之珍海圖所標昔人賞之

請美無涯取類南果以配荔枝

紫蛙

蘭陵紫蛙江淹紫尊是惟蚌類發華應春珠瑕錦蛤玉盤同珍荀子東海有紫蚌即石却也江淹石蛙賦又名紫龍江賦石蛙應節而揚德謝朓詩紫龍揚春流王維詩去問珠官俗來經石蛙春或曰即石決明又名龜脚

石決明

鱗鱗角似蛤無鱗有殼一面附石石叶音錯細孔雜雜或七或八人藥品者以七孔八孔為佳九孔十孔不堪用也○郭璞爾雅贊○此贊尤奇

東海夫人淡菜

東海夫人淡菜有殼形雖不典而益惟精求以象類堪



為一噓

海牛

海牛魚皮潮信可卜潮至手張潮退則伏刻像押簾招風斯速

大蟹

女丑大蟹其黃千里舉螯為山身故在水海陽專車島

云其比女丑見山海經海陽見王會

彭蠡

爾雅彭蠡元經郭索均為蟹謚蠡訛以越梁王醢化茲乃臆說

沙狗

蟹有沙狗亦似彭蠡穿沙為穴見人則蟄曲徑易通了不可得

擁劍

蟹有擁劍一螯偏大隨潮退殼隨退復裹力能鬪虎利甚戟剉

招潮

蟹有招潮遡月而翹背向不失與潮相招蠱物有知云誰之教

倚望



蟹有倚望常起顧睨東西其形兩翹八肢望常如此入穴乃止

石蜎 蜂江 蘆虎

蟹有石蜎蜂江蘆虎石殼鐵卵不中鼎俎好事取之充

畫圖譜 蜂江又作蜎 江蜎音流

車螯

海有惟錯車螯蠓蚶眉目內缺鑿殼外緘瓦礫何異庖

廚是堪

蠓房 房讀作阿房 之房音傍

海曲蠓房或名蠓山眉渠磊砢牡牝異斑肉曰蠓黃鱠

味海蠻 南州志 舊贊

蚶子

蚶為蚌屬文似瓦屋殼中有肉紫色滿腹縱橫其理五

味貝足 盛宏之 荊州記

貝

夏元周錦貨貝以市研螺最紙光我髦士厥有神功消

霧寧水豈特把玩止娛童子 鹽鉄論夏后氏以元貝詩 曰成是貝錦貝文如錦也

餘見嚴助 相貝經

蚌

蚌為鵝謀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有死鵝鵝為蚌語今



日不雨明日不雨必有蚌脯兩國相爭不忘則傾兩土
相關兵仗其後不鬪不爭鵝蚌兩生衍春秋後語

螺

香螺文賤寶蛤珠龜視雷開閉與月盛衰明幾無脛走

于天涯淮南子曰蛤蚌珠龜與月盛衰左思賦曰蛤蚌

則蚌蛤虛又淮南子
明月之珠出于蠃蚌

蠃

蠃乃雉化氣成樓臺摩殼以耨始于姬邵農耨从辰文

有自來篆書農耨告从辰以古者摩蠃而耨也

蠃

麤式玉度蚌象寶文螺書蠃籀篆剛蠃瑁取類斯大稱

名則猶何傷磊落無損賢豪蠃蚌之狹而長者見周禮

易荷○唐崔融贊神禹响蠃碑云龍書傍分螺書缺三

字徐楚金言篆法貴蠃屬蠃音果其守从蠃从辭當作

蠃隸變作蠃今訛作蠃見

湘山野錄猶見史記叙傳

甲乙金正

鄉之兆否則丙

兆否則拗鄉其拗處是

腰金甲乙水正形云頭平身直足管如蛾眉覆月之

藝海珠塵

龜經



狀是為正當依鄉之兆否則拗鄉其拗處是動詳以斷之

腰金丙丁木兆正形亦如腰金甲乙同

上鄉木兆一名坐脈正形云宜如木形而活根柱堅牢而麤

是為正當依鄉或頭野或頭圓或頭就或身靠或身空看所占事情如何禱祝否則為拗鄉其拗處動也

下鄉倒龍木兆名懸針正形云如上木兆同倒龍者如倒掛

龍也其形要活又名懸針者如倒掛針也其形要直二名總言直而活也有云下木兆者蓋三兆者俱屬木其形無二也否則拗鄉其拗處便是動看其動而斷之

兜才三邊俱是火兆正形云此卦乃水鄉發火故要頭起身重

足發如仰月形又如船載物形故名兜才也詳其爻占斷以吉凶

春灼後左夏灼前左秋灼前右冬灼後右其後左者乃下丙丁也是寅卯之位故為木兆前左者乃上丙丁也是巳午之位故為火兆前右者乃上甲乙也是申酉之位故為金兆後右者乃下甲乙也是亥子之位故為水兆

輕清者細身靜秀麗也輕清宜占脫事求晴不宜求雨

平者頭足無高下也

直者不曲也不斜也 平直事須逢吉 平安無咎

伏者頭足垂下也 伏比事見遲難脫 亦難成病難痊

高者頭易起也 高頭小見成宜進身 無咎足高宜財價高

低者頭之垂也 低頭無氣身主遲 滯足無氣價廉

野者頭向外不回顧也 野難成好脫宜出 占吉不吉凶不凶

就者向內不肯也 就易成難 脫宜人

回者頭高而再轉也 就易成難 脫宜進

臨者頭低也 低同 占

戴白頭之白也 戴白主體 廢主孝服

垂者伏也低也 低同 占

纖活反足而回換也 纖活凡 事皆吉

有情回顧和順也 有情凡 事吉

昂者起仰也高也

溲如水滴下也渾蒙也 溲雖遲滯宜占 財田占病主重

休囚者蒙昧也 休囚凡 事不利

生我者吉克我者凶 暗損 暗作事

旺相者洪潤明靜也 洪謀事有氣 明作事皆利

拗者不依鄉也 拗凡事 皆不利

乖違者拗鄉也 乖違主事 皆不利也

靜者六爻不動也 靜不宜求動宜 求靜只守舊

卷每朱真 經



摺者四疊也摺凡事轉摺

折者斷也折凡事不利

顛狂者起伏大也

枯朽者休凶也枯朽凡

衰者無力細微也

震者大動也震有吉有凶不能靜

驛者微動也驛與健同

豁者喜也召也豁宜脫事不宜成

發者大起也發宜脫事不宜成

落者足垂垂也落宜脫事不宜成

滯者足下重也滯凡事進滯

蕾者如疊蕾也蕾下凶

蛇者如蟲生又昂者欲上也蛇凡事不利

促者摺折也促與折同

縱橫者枝利也縱橫駭難

窈窕者進退之形也窈窕進退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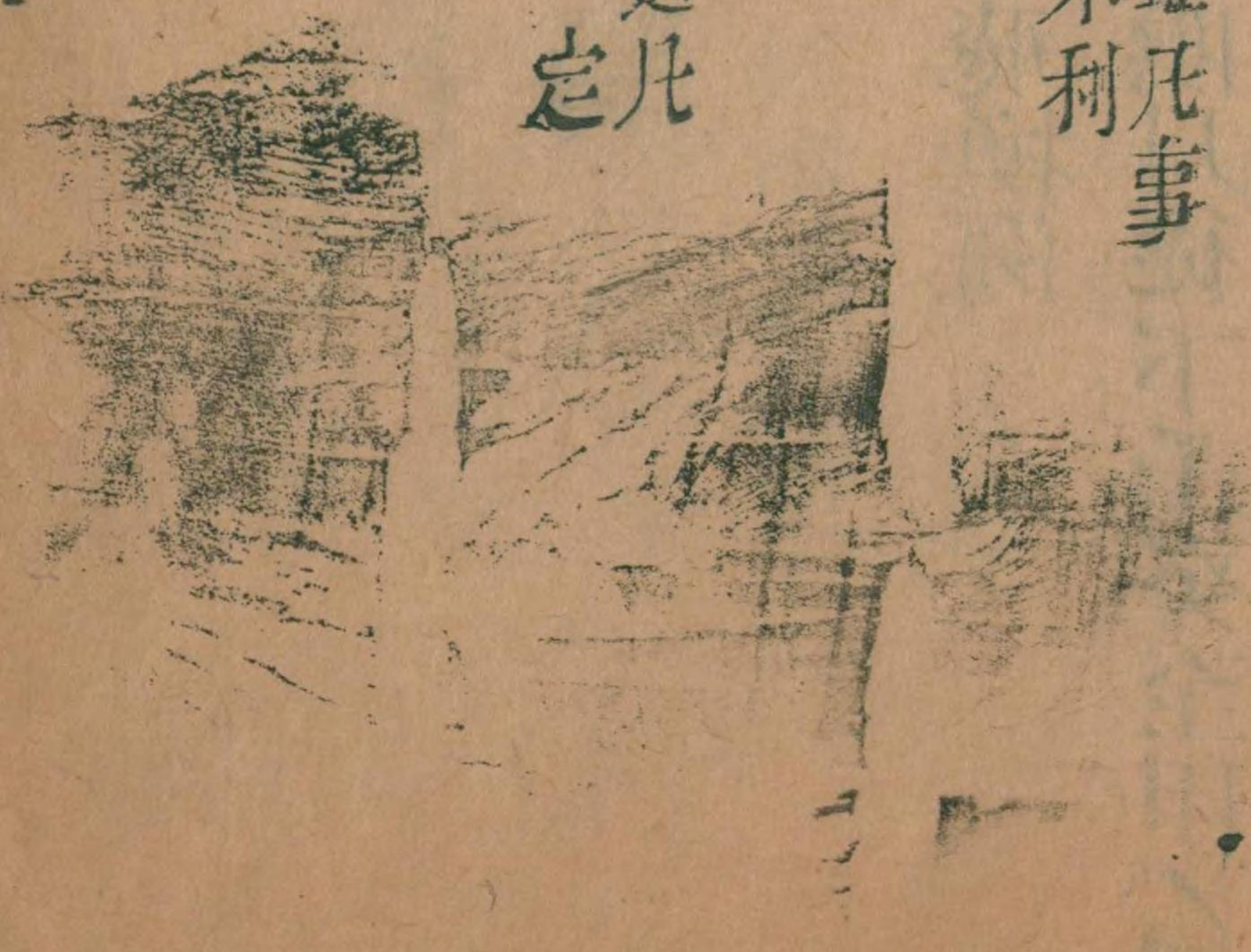
枝者生枝也枝有吉

浮者微起也浮同

脫者發不營也脫同

鈴者平伏清欹而管也鈴難脫

宜成也



管者鈴也鈴同

漏者落也枝下垂也落同

剛者堅也齊者平也剛齊無咎有吉

夾絲者中破也夾絲凡事不利

拖者枝生外也

墜者枝生內也地墜能凶能吉

推六神行法配入五鄉飛換例

凡此法陽月從甲乙數至壬癸陰月從下壬癸至甲乙為例

陽月 寅辰午申戌子 陰月 卯巳未酉亥丑

陽月 珠六神橫看

陰月 六神橫看

甲乙

丙丁

戊己

庚辛

壬癸

甲乙青龍用事

雀勾蛇虎武

丙丁朱雀用事

勾蛇虎武龍

戊己勾陳用事

蛇虎武龍雀

巳日騰蛇用事

虎武龍雀勾

庚辛日白虎用事

武龍雀勾蛇

壬癸日元武用事

龍雀勾蛇虎

甲乙

丙丁

戊己

庚辛

壬癸

甲乙青龍用事

武虎蛇勾雀



丙丁日朱雀用事
戊日勾陳用事
巳日騰蛇用事
庚辛日白虎用事
壬癸日元武用事

龍武虎蛇勾
雀龍元虎蛇
勾雀龍元虎
蛇勾雀龍元
虎蛇勾雀龍

藝海珠塵

子部天文歷算類

南淮 吳 省蘭 泉之輯

歙縣 鮑 士貞 固叔校

古算器考

梅文鼎纂 里貫已見

或有問於梅子曰古者算學亦有器乎曰有曰何器曰古用籌籌何似曰漢書言之矣用竹徑一分長六寸二百七十一而成六觚為一握度長短者不失毫釐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權輕重者不失黍稷又世說言王戎持牙籌會計此用籌之明證也曰若是則籌可用竹亦可

藝海珠塵 古算器考



用牙矣然則卽今之籌竿非歟曰非也今西歷用籌亦起徐李諸公蓋從歷家之立成而生卽立成表之活者耳故一籌卽備九數若古之用籌用以紀數而無字畫故一籌只當一數乘除之時以籌縱橫列於几案一望了然觀古算字作祗蓋象形也然則起於何時曰是不可考然大易揲著亦以一著當一數則其來遠矣著策所以決疑非常用之物故特隆重其制而加長長則不可以橫故皆縱列惟分二象兩之後掛一策以別之使無凌雜餘皆縱列也又其數只四十九故四揲以稽其實數其用專專則誠也布算之法有十百千萬之等以

乘除而升降又日用必需之物故其制短使几案可列其言六寸成觚者有度量之用古尺既小於今尺才四寸奇蓋亦取其便於手握耳浦江吳氏中饋錄有算條子樣亦可以想其長短然則其用之若何曰五以下皆縱列六以上則橫置一籌以當五而縱列其餘然則十百千萬何以列之曰其式皆自左而右略如珠算之位亦如西域歐邏巴寫算之位皆順手勢不得不同也曰亦有徵歟曰有之蔡九峯洪範皇極數所紀算位一至五皆縱列六至九皆橫一於上以當五又自一之一至九之九皆並列兩位自左而右此用於宋者也又授時歷草所載



乘除法實之式皆縱橫排列自左而右以萬千百十零
 爲序此用於元者也左傳史趙言亥有二首六身下二
 如身爲絳縣老人日數十文伯知其爲二萬六千六百
 六旬而孟康杜預顏師古釋之皆以爲亥字二畫在上
 其下三六爲身如竿之六蓋橫一當五又豎一於橫一
 之下則爲六矣與皇極同也又言下亥二畫豎置身傍
 蓋卽豎兩竿爲二萬又並三六爲六千六百六旬而四
 位平列與歷草同此又用於三代及漢晉者也

曰歷草又有一至五橫紀之處何歟曰此亦非起於歷
 草也何以知之唐人論書法橫直多者有俯仰向背之

法若直如竿子便不是書其言竿子卽所列等也然兼
 橫直畫言之則唐人用等爲算亦有橫直可知乾鑿度
 云臥算爲年立算爲日蓋位數多者恐其相混故三十
 三二十二之類竿位皆一縱一橫以別之縱卽立算橫
 卽臥算也乾鑿度不知作於何人然其在漢魏以前無
 可疑者則橫直相錯之法古有之矣五以下旣可易縱
 爲橫則六以上橫一當五者亦可易之而縱又何疑於
 歷草哉

曰然則今用珠盤起於何時曰古書散亡苦無明據然
 以愚度之亦起明初耳何以知之曰歸除歌括最爲簡



妙此珠盤所持以行也然九章比類所載句長而澁蓋
卽是時所創後人踵事增華乃更簡快耳是書爲錢塘
吳信民作其年月可攷而知則珠盤之來固自不遠

按欽天監歷科所傳通軌凡乘除皆有定子之法惟
珠算則可用然則珠算卽起其時又嘗見他書元統
造大統歷訪求得郭伯玉善算以佐成之卽郭太史
之裔也然則珠盤之法蓋卽伯玉等所製亦未可定
曰南雷畬牧齋流變三疊之間旣云長水分別算位本
位是豎進一位卽是橫本位是橫進一位卽是豎又引
鑿度臥算立算以證之矣然其所圖算位俱作圓點殊

無橫直之形何耶曰南雷固言本之算器數分於珠是
指珠算也又云長水之算只用今器其所謂橫豎分別
算位者南雷之意蓋謂長水姑借橫豎之語以分算位
而實用珠算非實有橫豎也然以_鼎觀之疏旣以一橫
二豎當十二復以一橫二豎當百廿終以一橫二豎當
千二百而皆曰進動算位明是用籌非用珠也故當十
進百之時則當取去第一疊零位之二豎而加十位之
一橫爲二橫又添一豎於百位則成百二十矣故曰進
動算位爲第二疊也百進千則又取去十位之二橫而
增一豎於百位爲二豎又別增一橫於千位成千二百



故亦曰進動算位爲第三變也說本明晰與今珠算何
涉乎若如南雷所圖則橫豎字爲贅文矣是故布籌可
縱可橫此亦一證

又按朱子語類云潛虛之數用五只似如今算位一般
其直一畫則五也下橫一畫則爲六橫二畫則爲七此
又一證也

蔡九峯皇極數以橫畫當五故下豎一畫爲六豎二
畫爲七與此相反然理則相通歷草則兼用之蓋皆
本之
古法

又按沈存中括筆談曰天有黃赤二道月有九道此皆
強名非實有也亦由天之有三百六十五度天何嘗有

度以日行三百六十五日而一期強謂之度以步日月
五星行次而已日之所由謂之黃道南北極之中間度
最均處謂之赤道月行黃道南謂之朱道北謂之黑道
東謂之青道西謂之白道黃道內外各四并黃道而九
日月之行有遲有速難以一術御故因其合散分爲數
段每段以一色名之欲以別算位而已如算法用赤籌
黑籌以別正負之數歷家不知其意遂以爲實有九道
甚可哂也此又宋算用籌之明證



其河出也又宋算用籌之冊

黑籌以限五算之總想宋不取其意以爲實律此

對每題以一寸各之端以限算計而與算器用

日且之計有數百數以一流而始因其合端合

東階之書蓋西階之白蓋黃蓋內水谷四并黃蓋而

是也東階之赤蓋且計黃蓋南階之朱蓋北階之黑蓋

正星計次而日之視由階之黃蓋南北階之中間

與以日計三百六十五日而一其數階之與以日

藝海珠塵

子部天文算法類

南淮 吳 省蘭 泉之輯

奉賢 陳 廷慶 兆同校

歷學疑問補一

梅文鼎纂 仕履已見

論西歷源流本出中土卽周髀之學

問自漢太初以來歷法七十餘家屢改益精

本朝時憲歷集其大成兼采西術而斟酌盡善昭示來

茲爲萬世不刊之典顧經生家或猶有中西同異之見

何以徵信而使之勿疑曰歷以稽天有晝夜永短表景

藝海珠塵

歷學疑問補一

一



中星可考有日月薄蝕五星留逆伏見凌犯可驗乃實
測有憑之事既有合於天卽當採用又何擇乎中西且
吾嘗徵諸古籍矣周髀算經漢趙君卿所注也其時未
有言西法者唐開元始有九執歷直今攷西洋歷所言
寒煖五帶之說與周髀七衡昭合豈非舊有其法歟且
夫北極之下以半年爲晝半年爲夜赤道之下五穀一
歲再熟必非憑臆鑿空而能爲此言夫有所受之矣然
而習者旣希所傳又略讀周髀者亦祇與山海經穆天
子傳十洲記諸書同類並觀聊備奇聞存而不論已耳
今有歐邏巴實測之算與之相應然後知所述周公受

學商高其說亦非無本而惜其殘缺不詳然猶幸存梗
概足爲今日之徵信豈非古聖人制作之精神有嘿爲
阿護者哉

論蓋天與渾天同異

問西術旣同周髀是蓋天之學也然古歷皆用渾天渾
天與蓋天原爲兩家豈得同歟曰蓋天卽渾天也其云
兩家者傳聞誤耳天體渾圓故惟渾天儀爲能惟肖然
欲詳求其測算之事必寫記於平面是爲蓋天故渾天
如塑像蓋天如繪像總一天也總一周天之度也豈得
有二法哉然而渾天之器渾員其度勻分其理易見而



造之亦易蓋天寫渾度於平面則正視與斜望殊觀仰
測與旁闕異法度有疎密形有坳坳非深思造微者不
能明其理亦不能製其器不能盡其用是則蓋天之學
原卽渾天而微有精麓難易無二法也夫蓋天理既精
深傳者遂渺而或者不察但泥倚蓋覆槃之語妄擬蓋
天之形竟非渾體天有北極無南極倚地斜轉出沒水
中而其周不合荒誕違理宜乎揚雄蔡邕輩之辭而闢
之矣蓋漢承秦後書器散亡惟洛下閎始爲渾天儀而
他無考据然世猶傳蓋天之名說者承訛遂區分之爲
兩而不知其非也載攷容成作蓋天隸首作算數在黃

帝時顓頊作渾天在後夫黃帝神靈首出又得良相如
容成隸首皆神聖之人測天之法宜莫不備極精微顓
頊蓋本其意而製爲渾員之器以發明之使天下共知
非謂黃帝容成但知蓋天不知渾天而作此以釐正之
也知蓋天與渾天原非兩家則知西歷與古歷同出一
原矣元史載仰儀銘以蓋天與安訢宣夜等並稱六天
而殊渾于蓋猶沿舊說續讀姚牧庵集有所改定
則已知渾蓋之非二法實爲先得我心詳見鼎所著二儀銘註
論中土歷法得傳入西國之由

問歐羅巴在數萬里外古歷法何以得流通至彼曰太
史公言幽厲之時疇人子弟分散或在諸夏或在夷狄



蓋避亂逃咎不憚遠涉殊方固有挾其書器而長征者矣如魯論載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鼓方叔入於河播而歷術遠傳亦如此兩又如傳言夏良不啻失官而自竄于戎釋之間歟後公劉遷邠太王遷岐文王遷豐漸徙內地而孟子猶稱文王為西夷之人夫不啻為后稷乃農官也夏之衰而遂失官竄于戎翟然則羲和之苗裔履經夏商之喪亂而流離播遷常亦然遠國之能言有之太史公獨與幽厲蓋言其甚者耳然遠國之能言歷術者多在西域則亦有故堯典言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此天子日官在都城者蓋其伯也又命其仲叔分宅四方以測二分二至之日景即測里差之法也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即今登萊海隅之地羲叔宅南交則交趾國也此東南二處皆濱大海

故以為限又和叔宅朔方曰幽都今口外朔方地也地極冷冬至於此測日短之景不可更北故即以爲限獨和仲宅西曰昧谷但言西而不限以地者其地既無大海之阻又自東而西氣候略同內地無極北嚴凝之畏當是時唐虞之聲教四訖和仲既奉帝命測驗可以西則更西遠人慕德景從或有得其一言之指授一事之留傳亦即有以開其知覺之路而彼中穎出之人從而擬議之以成其變化固宜有之考史志唐開元中有九執歷元世祖時有札馬魯丁測器有西域萬年歷明洪武初有馬沙亦黑馬哈麻譯回回歷皆西國人也而東

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一十五



南北諸國無間焉可以想見其涯略矣

論周髀中卽有地圖之理

問西歷以地心地面爲測算根本則地形渾圓可信而周髀不言地圖恐古人猶未知也曰周髀算經雖未明言地圖而其理其算已具其中矣試略舉之周髀言北極之下以春分至秋分爲晝秋分至春分爲夜蓋惟地體渾圓故近赤道則晝夜之長短漸平近北極則晝夜長短之差漸大推而至北極之下遂能以半年爲晝半年爲夜矣若地爲平面則南北晝夜皆同安得有長短之差隨北極高下而異乎一也周髀又言日行極北北

方日中南方夜半日行極東東方日中西方夜半日行極南南方日中北方夜半日行極西西方日中東方夜半蓋惟地體渾圓與天體相似太陽隨天左旋繞地環行各以其所到之方正照而爲日中正午其對沖之方在地影最深之處而卽爲夜半子時矣假令地爲平面東西一望皆平則日一出地而萬國皆曉日一入地而八表同昏安得有時刻先後之差而且有此方日中彼爲夜半者乎二也周髀又言北極之下不生萬物北極左右夏有不釋之冰物有朝耕暮獲中衡左右冬有不死之草五穀一歲再熟蓋惟地與天同爲渾圓故易地



殊觀而寒暑迥別北極下地卽以北極爲天頂而太陽
周轉近於地平陽光希微不能解凍萬物不生矣其左
右猶能生物而以春分至秋分爲晝故朝耕而暮穫也
若中衡左右在赤道下以赤道爲天頂春分時日在赤
道其出正卯入正酉並同赤道正午時日在天頂其熱
如火卽其方之夏春分以後日軌漸離赤道而北至夏
至而極其出入並在正卯西之北二十三度半有奇正
午時亦離天頂北二十三度半奇其熱稍減而涼氣以
生爲此方之秋冬矣自此以後又漸向赤道行至秋分
日復在赤道出入正卯西而正過天頂一如春分熱之

甚亦如之則又爲其方之夏矣秋分後漸離赤道而南
直至冬至又離赤道南二十三度半奇而出入在正卯
西南正午亦離天頂南並二十三度半奇氣候復得稍
涼又爲秋冬是故冬有不死之草而五穀一歲再熟也
又其方日軌每日左旋之圈度並與赤道平行而終歲
晝夜皆平上條言地近赤道而晝夜之差漸平以此故
也赤道旣在天頂則北極南極俱在地平可見然但言
北極不言南極者中土九州在赤道北聖人治歷祇據
所見之北極出地而精其測算卽南極可以類推然又
言北極下地高旁陀四隕而下卽地圓之大致可見非



不知地之圓也即如日月交觸常在朔望則日食時日月同度為月所掩亦易知之事而春秋小雅但云日有食之古聖人祇舉其可見者為言皆如是也

論渾蓋通憲即古蓋天遺法

問蓋天必自有儀器今西洋歷仍用渾儀渾象何以斷其為蓋天曰蓋天以平寫渾其器雖平其度則渾非不用渾天儀之測驗也是故用渾儀以測天星疇人子弟多能之而用平儀以稽渾度非精於其理者不能也今為西學者多能製小渾儀小渾象至所傳渾蓋通憲者則能製者少以此故也夫渾蓋平儀置北極於中心其

度最密次畫長規又次赤道規以漸而疎此其事易知又次為畫短規在赤道規外其距赤道度與畫長規等理宜收小而今為平儀所限不得不反展而大其經緯視赤道更濶以疎然以稽天度則七政之躔離可知以攷時刻則方位之加臨不爽若是者何哉其立法之意置身南極以望北極故近人目者其度加寬遠人目者其度加窄視法之理宜然而分秒忽微一一與勾股割圓之切線相應非深思造微者必不能知也至於長規以外度必更寬更濶而平儀中不能容不得不割而棄之淺見者或遂疑蓋天之形其周不公矣是故渾蓋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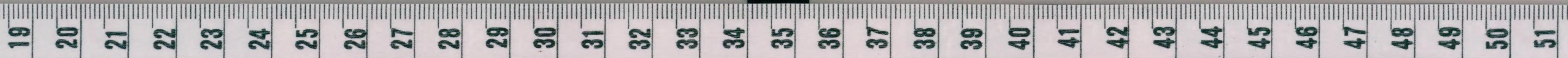


憲卽古蓋天之遺製無疑也

論渾蓋通憲卽蓋天遺法二

問利氏始傳渾蓋儀而前此如回回歷並未言及何以明其爲古蓋天之器曰渾蓋雖利氏所傳然非利氏所創吾嘗徵之於史矣元史載札馬魯丁西域儀象有所謂兀速都兒刺不定者其製以銅如圓鏡而可掛面刻十二辰位晝夜時刻此卽渾蓋之型模也又云上加銅條綴其中可以圓轉銅條兩端各屈其首爲二竅以對望晝則視日影夜則窺星辰以定時刻以占休咎此卽渾蓋上所用之圓筒也又言其嵌鏡片二面刻其

圖凡七以辨東西南北日影長短之不同星辰向背之有異故各異其圖以盡天地之變此卽渾蓋上所嵌圓片依北極出地之度而各一其圖準天頂地平以知各方辰刻之不同與夫日出入地晝夜之長短及七政躔離所到之方位及其高度也其圓片有七而兩面刻之則十四矣西洋雖不言占法然有其立象之學隨地隨時分十二宮與推命星家立命宮之法略同故又曰以占休咎也雖作史者未能深悉厥故而語焉不詳今以渾蓋徵之而一一昭合故曰渾蓋雖利氏所傳而非其所創也且利氏傳此器初不別立佳稱而名之曰渾蓋



通憲故已明示其指矣然則何以不直言蓋天曰蓋天之學人屏絕之久矣驟舉之必駭而不信且夫殊蓋於渾乃治渾天者之沿謬而精於蓋天者原視爲一事未嘗區而別之也夫渾天儀必設於觀臺必如法安置而始可用渾蓋則懸而可掛輕便利於行遠爲行測之所需所以遠國得存其製而流傳至今也

論渾蓋之氣與周髀同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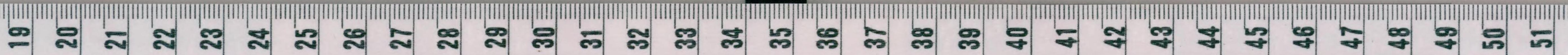
問渾蓋通憲豈卽周髀所用歟曰周髀書殘缺不完不可得攷據所言天象蓋笠地法覆槃又云笠以寫天而其製弗詳今以理揆之旣地如覆槃卽有圓突隆起之

形則天如蓋笠必爲圓坳曲抱之象其製或當爲半渾圓而空其中略如仰儀之製則於高明下覆之形體相似矣乃於其中按經緯度數以寫周天星宿皆宛轉而曲肖矣是則必以北極爲中心赤道爲邊際其赤道以外漸斂漸窄必別有法以相佐或亦是半渾圓內空之形而仍以赤道爲邊其赤道以南星宿並取其距赤道遠近求其經緯度數而圖之至於南距赤道甚遠不可見星之處亦遂可空之不用於是兩器相合卽周天可見之星象俱全備而無遺矣以故不知者因其極南無星遂妄謂其周不合而無南極也



又或寫天之笠竟展而平而以北極爲心赤道爲邊用
割圓切線之法以考其經緯度數則周天之星象可一
一寫其形容其赤道南之星亦展而平而以赤道爲邊
查星距赤道起數亦用切線度定其經緯則近赤道者
距疎離赤道向南者漸密而一一惟肖其不見之星亦
遂可空之是雖不言南極而南極已在其中今西洋所
作星圖自赤道中分爲兩卽此製也所異者西洋人浮
海來賓行赤道以南之海道得見南極左右之星而補
成南極星圖與古人但圖可見之星者不同然其理則
一是故西洋分畫星圖亦卽古蓋天之遺法也

周髀云笠以寫天當不出坳平二製至若渾蓋之器乃
能於赤道外展濶平邊以得其經緯遂能依各方之北
極出地度而求其天頂所在及地平邊際卽晝夜長短
之極差可見於是地平之經緯與天度之經緯相與錯
綜參伍而如指諸掌非容成隸首諸聖人不能作也而
於周髀之所言一一相應然則卽斷其爲周髀蓋天之
器亦無不可矣夫法傳而久豈無微有損益要皆踵事
而增其根本固不殊也利氏名之曰渾蓋通憲蓋其人
強記博聞故有以得其源流而不敢沒其實亦足以徵
其人之賢矣



論簡平儀亦蓋天法而八線割圓亦古所有

問西法有簡平儀亦以平測渾之器豈亦與周髀相應

歟曰凡測天之器圓者必為渾平者即為蓋唐一行以平圖寫星

象亦謂之蓋天所異者只用平度不簡平儀以平圓測

曾以切線分渾球上之經緯疎密耳渾圓是亦蓋天中之一器也今攷其法可以知一歲中

日道發南斂北之行可以知寒暑進退之節可以知晝

夜永短之故可以用太陽高度測各地北極之出地即

可用北極出地求各地逐日太陽之高度推極其變而

置赤道為天頂即知其地方之一年兩度寒暑而三百

六旬中晝夜皆平若北極為天頂即知其地之能以半

年為晝半年為夜而物有朝生暮獲凡周髀中所言皆

可知之故曰亦蓋天中一器也但周髀云笠以寫天似

與渾蓋較為親切耳夫蓋天以平寫渾必將以渾圓之

度按而平之渾蓋之器如剖渾球而空其中乃仰置几

案以通明如玻璃之片平掩其口則圓球內面之經緯

度分映浮平面一一可數而變坳為平矣然其度必中

密而外疎故用切線此如人在天中測渾天之內面簡

平之器則如渾球嵌於立屏之內僅可見其半球而以

玻璃片懸於屏風前正切其球四面距屏風皆如球半

徑而無欹側則球面之經緯度分皆可寫記而抑突為



平矣然其度必中濶而旁促故用正弦此如置身天外以測渾天之外而故以極至交圈為邊兩極皆安于外周以攷其出入地之度乃旁視也由是言之渾蓋與簡平異製而並得為蓋天遺製審矣而一則用切線一則用正弦非是則不能成器矣因是而知三角八線之法並皆古人所有而西人能用之非其所創也伏讀御製三角形論謂眾角轉心以算弧度必古算所有而流傳西土此反失傳彼則能守之不失且踵事加詳至哉

聖人之言可以為治歷之金科玉律矣

論周髀所傳之說必在唐虞以前

問周髀言周公受學於商高商高之學何所受之曰必在唐虞以前何以知之蓋周髀所言東方日中西方夜半云云者皆相距六時其相去之地皆一百八十度地與天應其周度皆三百六十則其相對必一百八十此東西差之極大者也細攷之則日在極東而東方為日中午時則其地在極南者必見日初出地而為卯時在極北者必見日初入地而為酉時故又云此四方者晝夜易處加四時相及自南方至東方午為四時自東方日中至北方酉亦四時又故每加四時則相及矣若以度計之實相距九十又細分之則東西相距三十度必早晚差一時如日在極其西距三十度之地必見其為巳時而其東距三十度之地必見為未時其餘地准此推之並同相距

卷之三

歷學疑問補一

三

十五度必相差四刻堯分命羲仲寅賓出日和仲寅餞
 納日者測此東西里差也寅賓寅餞互文見意非羲仲但朝測和仲但暮測也又
 周髀所言北極下半年為晝中衡下五穀一歲再熟云
 云者其距緯皆相去九十度乃南北差之極大者也細
 考之北極高一度則地面差數百十里屢代所測微有不同今定為二
 里而寒暑密移晝夜之長短各異和叔羲叔分處南北
 以測此南北里差也故曰此法之傳必在唐虞以前也
 夫東西差測之稍難若南北之永短因太陽之高下而
 變日軌高下又依北極之高下而殊經商遠遊之輩稍
 知歷象即能覺之羲和二叔奉帝堯之命考測日景一

往極北一往極南相距七八千里之遠其逐地之極星
 高下晝夜永短身所經歷乃嘗然不知何以為羲和也
 哉是知地面之非平而永短以南北而差早晚以東西
 而異必皆羲和所悉知而敬授人時祇据內地幅員立
 為常法其推測步算必有專書而亡於秦焰周髀其千
 百中之十一耳又何疑焉

論地實圓體而有背面

問地體渾圓既無可疑然豈無背面曰中土聖人所產
 即其面也何以言之五倫之教天所敘也自黃帝堯舜
 以來世有升降而司徒之五教人人與知若西方之佛



教及天教雖其所言心性之理極其精微救度之願極其廣大而於君臣父子之大倫反輕此一徵也語言惟中土爲順若佛經語皆倒如云到彼岸則必云彼岸到之類歐邏巴雖與五印度等國不同語言而其字之倒用亦同日本國賣酒招牌必云酒賣彼人亦讀中土書則皆於句中用筆挑剔作記而倒讀之北邊塞外及南徼諸國大略皆倒用其字此又一徵也往聞西土之言謂行數萬里來賓所歷之國多矣其土地幅員亦有大于中土者若其衣冠文物則未有過焉此又一徵也是知地體渾圓而中土爲其面故篤生神聖帝王以繼天

建極垂世立教亦如人身之有面爲一身之精神所聚五臟之精並開竅於五官此亦自然之理也

論蓋天之學流傳西土不止歐邏巴

問佛經亦有四大州之說與周髀同乎曰佛書言須彌山爲天地之中日月星辰繞之環轉西牛賀州南瞻部州東勝神州北俱盧州居其四面此則亦以日所到之方爲正中而日環行不入地下與周髀所言略同然佛經所言則其下爲華藏海而世界生其中須彌之頂爲諸天而通明故夜能見星此則不知有南北二極而謂地起海中上連天頂殆如圓壘圓柱之形其說難通而



彼且謂天外有天令人莫可窮詰故婆羅門等即回國皆為所籠絡事之唯謹唐書載回紇諸國多事佛回紇即回國也然回國人能從事歷法漸以知其說之不足憑故遂自立門庭別立清真之教西洋人初亦同回國事佛唐有波斯國人在此立大秦寺今所傳景教碑者其人皆自署曰僧回國既與佛教分而西洋人精於算復從回歷加精故又別立耶穌之教以別於回國天教中七日一齋等事並略同回教其歷法中小輪心等算法亦出于回歷要皆蓋天周髀之學流傳西土而得之有全有缺治之者有精有粗然其根則一也

論遠國所用正朔不同之故

問回歷及西洋歷既皆本於蓋天何以二教所頒齊日其每年正朔如是不同曰天方國以十二個月為年即回國歐羅巴以太陽過宮為年月依歲差而變此皆自信其歷法之善有以接古蓋天之道又見秦人蔑棄古三正而以己意立十月為歲首今西南諸國循有用秦朔者故遂亦別立法程以新人耳目誇示四鄰今海外諸國多有以十二個月為年遵回歷也蓋回國以歷法測驗疑佛說之非故謂天有主宰無影無形不宜以降生之人為主其說近正所異於古聖人之規厥後歐羅巴又於回歷研精故又自立教典奉耶穌為天主以別於回國然所稱一體三身降生諸靈怪



反又近於佛教而大聲闢佛動則云中國人錯了夫中
土人倫之教本於帝王雖問有事佛者不過千百中之
一二又何錯之云

今但攷其歷法則回回泰西大同小異而皆本於蓋天
然惟利氏初入欲人之從其說故多方闡明其立法之
意而於渾蓋通意直露渾蓋之名爲今日所徵信蓋彼
中之英賢也厥後歷書全部又得徐文定及此地諸文
人爲之廣其翻譯爲歷家所取資實有功於歷學其他
可以勿論若回回歷雖亦有所持之圓地球及平面似
渾蓋之器而若露若藏不宜其義洪武時吳伯宗李翀

奉詔翻譯亦但紀其數不詳厥旨至數傳之後雖其本
科亦莫稽測算之根所云兀速都兒刺不定之器竟無
言及之者蓋失傳已久殊可惜耳 光緒 金士校
尤可深惜者回回泰西之歷既皆本於蓋天而其所用
正朔乃各自翻新出奇欲以自異其實皆非夫古者帝
王欽若昊天順春夏秋冬之序以敬授人時出於自然
何其正大何其易簡萬世所不能易也顧乃持其巧算
私立正朔以變亂之亦見其惑矣徐文定公之譯歷書
也云鎔西洋之巧算入大統之型模非獨以尊大統也
揆之事理固有不得不然者爾

測算以求天驗不難兼西術之長以資推步頒朔以授人時自當遵古聖之規以經久遠虛心以折其衷博考以求其當有志歷學者尚其念諸

餘詳後論

五民之自曆海出者皆以自異其實皆非夫古者帝王也采計者回國泰西之器猶皆本於蓋天而其用言必之蓋蓋天也曰尺板可計耳

藝海珠塵

南匯 吳 省蘭 泉之輯

繡水 陳 光燮 金士校

歷學疑問補二

梅文鼎纂

論太陽過宮

問舊歷太陽過宮與中氣不同今何以復合為一曰新歷之測算精矣然其中不無可商當俟後來詳定者則此其一端也何則天上有十二宮宮各三十度每歲太陽以一中氣一節氣共行三十度

如冬至小寒共行三十度大寒立春又共



行三十度其餘並同滿二十四氣則十二宮行一週故歷家恒言

太陽一歲周天也然而實考其度則一歲日躔所行必

稍有不足雖其所欠甚微約其差不過百積至年深遂

差多度六七十年差一度是為歲差歷家所以有天

周歲周之名天上星辰勾分十二宮共三百六十度是

十度微弱漢人未知歲差誤合為一故即以冬至日交

星紀而定之于牽牛逮晉虞喜等始覺之五代宋何承

天祖冲之隋劉焯等言之益詳顧治歷者株守成說不

敢輒用歲差也至唐初傅仁均造戊寅元歷始用歲差

而朝論多不以為然亦如今人之不信西法人故李淳

風麟德歷復去歲差不用直至元宗開元某年僧一行

作大衍歷乃始博徵廣証以大暢厥旨于是分天自為

天即周天十二次宮歲自為歲即周歲十二中氣日躔

度其度終古不變所定歲差年數微有元世祖時用授時歷

郭守敬測定六十六年有八月而差一度回回泰西差

法略同今定為七十年差故冬至日一歲日躔之度已

週尚不能復於星紀之元度必再行若干日時而至星

紀十二中氣所以太陽過宮與中氣必不同日其法原

無錯誤其理亦甚易知徐李諸公深於歷術豈反不明

斯事乃復合為一真不可解推原厥故蓋譯歷書時誤

歷學疑問補二



仍回回歷太陽年之十二月名耳

問回回歷亦知歲差何以誤用宮名為月名曰回回歷
既以十二個月為太陰年而用之紀歲不用閏月然如
是則四時之寒燠溫涼錯亂無紀因別立太陽年以周
歲日躔勻分三百六十度又勻分為十二月以為耕斂
之節而起算春分是亦事勢之不得不然堯典寅賓出
日始于仲春
即此一事亦足徵
西歷之本于義和但彼以春分為太陽年之第一月第
一日遂不得復用古人分至啓閉之法及春夏秋冬之
名古者以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春分秋分冬至夏至為
八節其四立並在四孟月之首以為四時之節謂之
啓閉二分二至並在四仲月之中居春夏秋冬各九十
一日之半皆自然之序不可移易今回歷之太陽年既

以春分為歲首則是以仲春之後半月為正且而測其
前半月以益孟春共四十五日奇遂一併移之于歲
終而孟春之前半改為十一月之後半月孟春之後半合
仲春之前半共三十日改為十二月即春夏秋冬之四
時及分至啓閉之八節孟仲季之月名無一與故遂借
之相應名不正則言不順遂不復可得而用矣
白羊等十二宮以名其太陽年之月彼非不知天度有
歲差白羊不能板定於春分然以其時春分正在白羊
姑借此名之以紀月數即此而知回歷初起
時其年代去今非遠歐邏巴歷
法因回歷而加精大致並同回歷故遂亦因之耳徐文
定公譯歷書謂鎔西洋之精算入大統之型模則此處
宜為改定使天自為天歲自為歲則歲差之理明而天
上星辰宮度各正其位矣如晝夜平即為春分晝極長
即為夏至不必問其日躔是



何宮度是之謂歲自為歲也必太陽行至降婁始命為日躔降婁之次太陽行至鶉首始命為日躔鶉首之次不必問其為春分後幾日夏至後幾日是之謂天自為天也顧乃因仍回歷之宮名而以中氣日即為交宮之日則歲周與天周復混而為一於是歲差之理不明如星紀之次常有定度而冬至日即躔星紀歲歲相而天上十二次宮度名實俱亂上同安得復有歲差而天上十二次宮度名實俱亂上十二宮各有定星定度若隨節是故歷法至今日推步氣移動則名實俱左後篇詳之是故歷法至今日推步之法已極詳明而不無有待商酌以求盡善者此其一端也問者曰歷所難者推步耳若此等處改之易易也各中氣後查太陽實躔某宮之度即過宮真日但歷書中所作諸表多用白羊金牛等宮名以為別識今欲通身改換豈不甚難曰否

否歷書諸表雖以白羊金牛等為題而其中之進退消長並從節氣起算今但將宮名改為節氣即諸表可用不必改造有何難哉如表從白羊起者即改白羊初度磨羯初度為冬至初度歷書諸表依舊可用但正其名不改其數更無煩于推算

論周天十二宮並以星象得名不可移動

問天上十二宮亦人所名今隨中氣而移亦何不可之有曰十二宮名雖人所為然其來久矣今考宮名皆依天上星宿而定非漫設者如南方七宿為朱鳥之象史記天官書柳為鳥注注即珠珠者朱鳥之喙也七星頸為員宮頸朱鳥頸也員宮隴喉也張為素素即嗉鳥受食之處也翼為羽故名其宮曰鶉首鶉火鶉尾鶉即朱鳥



東方七宿為蒼龍天官書東宮蒼龍房心為明堂今
象龍身心即其當心之處故故其宮曰壽星帝詔天下
心為明堂尾宿即龍之尾
尊祀靈星正義靈星即龍星也張晏曰曰大火心為
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見而祀之
析木一名析木之津以北方七宿為玄武天官書北
宮曰星紀古以斗牛為列宿之曰元枵枵者虛也即虛
為元曰媿星一名媿訾之口以室壁二宿各二西北七
武也宿為白虎天官書奎曰封豕參為白虎三星直者是為
鱗為其宮曰降婁以婁宿曰大梁曰寶沈由是以觀十
虎首二宮名皆依星象而取非漫設也堯典日中星鳥以其
時春分昏刻朱鳥七宿正在南方午地也日永星火以

其時夏至初昏大火宮在正午也火即宵中星虛以其
時秋分昏中者元枵宮也即虛危也日短星昴以其時
冬至昏中者昴宿也即大梁宮也歷家以歲差考之堯
甲辰至今已四千餘歲歲差之度已及二宮以西率七
度約之凡差然而天上二十八舍之星宿未嘗變動故
六十餘度其十二宮亦終古不變也若夫二十四節氣太陽隱度
盡依歲差之度而移則歲歲不同七十年即差一度亦
今西術安得以十二中氣即過宮乎試以近事徵之元
推之世祖至元十七年辛巳冬至度在箕十度至今康熙五
十八年己亥冬至在箕三度其差蓋已將七度而即以



箕二度交星紀宮則是至元辛巳之冬至宿_{箕十}巳改

為星紀宮之七度再一二百年則今已亥之冬至宿_{箕三}

度為星紀宮之初度者又即為星紀宮之第三度而尾

宿且浸入星紀矣積而久之必將析木之宮_箕盡變為

星紀大火之宮_心盡變為析木而十二宮之星宿皆

差一宮_{準上論之角亢必為大火翼軫必為壽星柳星}

昂畢為寶沈奎婁為大梁而_{張必為鷄尾井鬼必為鷄火而嵒參為鷄首胃}

危為_{馭訾斗牛為元枵二十八宿皆差一宮}即十二宮

之名與其宿一一相左又安用此名乎再積而久之至

數千年後東宮蒼龍七宿悉變元武_{歲差至九十度時}

_{必盡變為星紀元枵}南宮朱鳥七宿反為蒼龍西宮白虎

_{枵訾訾並做此}

七宿反為朱鳥北宮元武七宿反為白虎國家頒歷授

時以欽若昊天而使天上宿度宮名顛倒錯亂如此其

可以不亟為釐定乎

又試以西術之十二宮言之夫西洋分黃道上星為十

二象雖與羲和之舊不同然亦皆依星象而名非漫設

者如彼以積尸氣為巨蠲第一星蓋因鬼宿四星而中

央白氣有似蠲也所云天蝎者則以尾宿九星卷而

曲其末二星相並如蠲尾之有歧也所云人馬者謂其

所圖星象類人騎馬上之形也其餘如寶瓶如雙魚如

白羊如金牛如陰陽如獅子如雙女如天秤以彼之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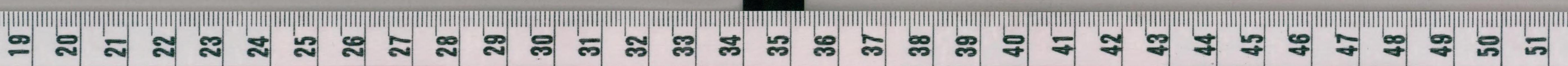
圖觀之皆依稀彷彿有相似之象故因象立名今若因節氣而每歲移其宮度積而久之宮名與星象相離俱非其舊而名實盡淆矣

又按西法言歲差謂是黃道東行未嘗不是如今日鬼宿已全入大暑日躔之東在中法歲差則是大暑日躔退回鬼宿之西也在西法則是鬼宿隨黃道東行而行過大暑日躔之東其理原非有二尾宿之行入小雪日躔東亦然夫既鬼宿已行過大暑東而猶以大暑日交鶉火之次則不得復爲巨蠲之星而變爲獅子矣尾宿已行過小雪後而猶以小雪日交析木之次則尾宿不

得爲天蝸而變爲人馬宮星矣卽詢之西來知歷之人有不啞然失笑者乎

論西法恒星歲卽西月日亦卽其齋日並以太陽過宮爲用而不與中氣同日

問西法以太陽會恒星爲歲謂之恒星年恒星既隨黃道東行則其恒星年所分宮度亦必不能常與中氣同日歷書何以不用曰恒星年卽其所頒齋日也其法以日躔斗四度爲正月朔故曰以太陽會恒星爲歲也其斗四度蓋卽其所定磨羯宮之初度也在今時冬至後十二日自此日躔行滿三十度卽爲第二月交寶瓶宮餘月並同皆以日躔



行滿三十度交一宮即然其十二月之日數各各不同
 又為一月而不論節氣者以黃道上有最高卑差而日躔之行度有加減也
 如磨若巨躔宮日躔最高行遲故三十一日而行一宮即成一月
 若巨躔宮日躔最高行遲故三十一日而行一宮即成一月
 一月其餘宮度各以其或近最卑或近最高遲速之行
 不同故日數皆不拘三十日並以日躔交宮為月不論
 節氣是則其所用各月之第一日即太陽交宮之日原不
 與中氣同日而且歲歲微差至六七十年恒星東行一
 度即其各宮並東行一度而各月之初日在各中氣後
 若干日者又增一日矣如今以冬至後十二日為歲首
 至歲差一度時必在冬至後十
 三日餘盡然此即授時歷中氣後幾日交宮之法乃歲差之
 理本自分曉而歷書中不甚發揮斯事者亦有故焉一

則以月之為言本從太陰得名故必晦朔望周而後
 謂之月今反以太陽所躔之宮度為月而置朔望不用
 是名為月而實非月大駭聽聞一也又其第一月既非
 夏正孟春亦非周正仲冬又不用冬至日起算非歷學
 履端於始之義事體難行二也又其所用齋日即彼國
 所頒行之正朔歐邏巴人私奉本國之正朔宜也中土
 之從其教者亦皆私奉歐邏巴正朔謂國典何故遂隱
 而不宣三也初造歷書事事闡發以冀人之信從惟
 此齋日但每歲傳單伊教不筆于書然
 歷書所引彼中之舊測每稱西月日者皆恒星年也其
 法並同齋日皆依恒星東行以日躔交磨羯宮為歲旦



而非與冬至中氣同日也此尤為太陽過宮非中氣之
一大證據矣

或曰歷書所引舊測多在禘祫年以前然則西月日之
與所從來久矣曰殆非也唐始有九執歷元始有回回
歷歐邏巴又從回歷加精必在回歷之後彼見回回歷
之太陰年太陽年能變古法以矜奇創故復變此西月
日立恒星年以勝之若其所引舊測蓋皆以新法追改
其月日耳

論恒氣定氣

問舊法節氣之日數皆平分今則有長短何也曰節氣

日數平分者古法謂之恒氣

以歲周三百六十五日二
十四刻奇平分為二十四

氣各得一十五日二
十一刻八十四分奇

其日數有多寡者謂之定氣

冬至
前後

節氣各各不同並以日行盈歷而其日數減行縮歷而
增

二者之算古歷皆有之然各有所用唐一行大衍

歷議曰以恒氣注歷以定氣算日月交食是則舊法原

知有定氣但不以之註歷耳譯西法者未加詳考輒謂

舊法春秋二分並差兩日則厚誣古人矣夫授時歷所

註二分日各距二至九十一日奇乃恒氣也

歷經歷草
皆明言恒

氣其所註晝夜各五十刻者必在春分前兩日奇及秋

分後兩日奇則定氣也定氣二分與恒氣二分原相差



兩日授時既遵大衍歷議以恒氣二分註歷不得復用
 定氣故但于晝夜平分之日紀其刻數則定氣可以互
 見非不知也且授時果不知有定氣平分之日又何以
 能知其日之為晝夜平分乎夫不知定氣是不知太陽
 之有盈縮也又何以能算交食何以能算定朔乎經朔
氣定朔猶定氣望夫西法以最高卑疏盈縮其理原精
與上下弦亦然初不必為此過當之言良由譯書者並從西法入手遂
 無暇參稽古歷之源流而其時亦未有能真知授時立
 法之意者為之援據古義以相與虛公論定故遂有此
 等偏說以來後人之疑議不可不知也

其所以為此說者無非欲以定氣注歷使春秋二分
 各居晝夜平分之日以見授時古法之差兩日以自
 顯其長殊不知授時是用恒氣原未嘗不知定氣不
 得為差而西法之長於授時者亦不在此以定氣注
 歷不足為奇而徒失古人置閏之法欲以自暴其長
 反見短矣故此處宜酌改也後條詳之

再論恒氣定氣

問授時既知有定氣何為不以註歷曰古者註歷只用
 恒氣為置閏地也春秋傳曰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
 舉正於中歸邪於終邪與餘同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



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邪於終事則不悖蓋謂推步者必以十一月朔日冬至為起算之端故曰履端於始而序不愆也又十二月之中氣必在其月如月內有冬至斯為仲冬十一月月內有雨水斯為孟春正月月內有春分斯為仲春二月餘月並同皆以本月之中氣正在本月三十日之中而後可名之為此月故曰舉正於中民則不惑也若一月之內只有一節氣而無中氣則不能名之為何月斯則餘分之所積而為閏月矣閏即餘也前此餘分累積歸於此月而成閏月有此閏月以為餘分之所歸則不致春之月入於夏且不致今冬之月入

於明春故曰歸邪於終事則不悖也然惟以恒氣註歷則置閏之理易明何則恒氣之日數皆平分故其每月之內各有一節氣一中氣假如冬至在十一月朔則必在十一月晦則必有大雪節有小寒在其月望後若冬至氣在其月望前餘月並然此兩氣策之日合之共三十日四十三刻奇以較每月常數三十日多四十三刻奇謂之氣盈又太陰自合朔至第二合朔實止二十九日五十三刻奇以較每月三十日又少四十六刻奇謂之朔虛合氣盈朔虛計之共餘九十九刻奇謂之月閏乃每月朔策與兩氣策相較之差也假如十一月經朔與冬至同時刻則大寒中氣必在十二月經朔後九十九刻而雨水中氣必在次年正月經朔後一日又八十九刻奇其餘月並準此求之

歷學疑問補二

十一



積此月閏至三十三個月即二年零九個月其餘分必滿月

循而生閏月矣閏月之法其前月中氣必在其晦後月

中氣必在其朔則閏月只有一節氣而無中氣然後名

之為閏月假如閏十一月則冬至必在十一月之晦大寒必在十二月之朔而閏月只有小寒節氣

更無中氣則不可謂之為十一月亦不可謂之為十二月即不得名之為閏月矣斯乃自然而

然天造地設無可疑惑者也一年十二個月俱有兩節

氣惟此一個月只一節氣望而知其為閏月今以定氣

註歷則節氣之日數多寡不齊故遂有一月內三節氣

之時又或有原非閏月而一月內反只有一中氣之時

其所置閏月雖亦以餘分所積而置閏之理不明民乃

惑矣然非西法之咎乃譯書者之疎略耳何則西法原

只有閏日而無閏月其仍用閏月者遵舊法也亦徐文

定公所謂鎔西洋之巧算入大統之型模也按堯典云

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乃帝堯所以命羲和萬世不刊之

典也今既遵堯典而用閏月即當遵用其置閏之法而

乃不用恒氣用定氣以滋人惑亦昧於先王正時之理

矣是故測算雖精而有當酌改者此亦一端也

今但依古法以恒氣註歷亦仍用西法最高卑之差以

分晝夜長短進退之序而分註於定氣日之下即置閏

之理昭然衆著而定氣之用亦並存而不廢矣



又按恒氣在西法為太陽本天之平行定氣在西法為黃道上視行平行度與視行度之積差有二度半弱西法與古法略同所異者最高衝有行分耳古法恒氣注歷卽是用太陽本天平行度數分節氣

論七政之行並有周有轉有交

問月五星之行並有周天有盈縮遲疾有出入黃道之交點共三事也太陽亦然乎曰並同也太陽終古行黃道則無出入黃道之交點然而黃道出入於赤道亦可名交是故春秋二分卽其交點亦如月離之有正交中交也因此而曰躔有南陸北陸之行古者謂之發斂行南

陸為發行北陸為斂並以其離北極之遠近言之於是而四時之寒燠以分晝

夜刻之永短有序皆交道之所生以成歲周是故歲周者卽太陽之交道也與月離之交終同也然以歲差之

故兩法謂之黃道東行故每歲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奇此以授時

古率已滿歲周矣又必加一刻有半亦依古率約之始能復躔

冬至元度假如本年冬至日躔箕宿三度八十分次年

而元度未復故必于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奇已周之外復加一刻有半始能復躔于箕三度八十分是為

太陽之周天與月行之周天同也月行周天與交終原非一事是故太陽之周天與歲周原為兩事也然太陽

之行有半年盈歷半年縮歷卽恒氣定氣之所由分古法



起二至西法起最
高冲尤為親切
亦如月離之轉終是又為一事合之
前兩者周天與歲周共為三事乃七政之所同也

按月離交終以二十七日二十一刻奇而陽歷陰歷之
度一週在月周天前以較周天度為有欠度也轉終以
二十七度五十五刻奇而遲歷疾歷之度一週在月周
天後以較周天度為有餘度也月周天之日數在二者
之間亦二十七日又若干刻而周雖同大餘不同小餘
當其起算之初所差不過數度如交終與轉終相差三四五度積至一年即差多度太陰每年行天十三度半即相差六十餘度故其
差易見日躔歲周以二十四節氣一週為限因有恒星

東行之歲差故其度在周天前以較周天度為有欠分

也約為七十度之一日躔盈縮以盈初縮末縮初盈末一週為

限因最高有行分故其度在周天後以較周天度為有

餘分也亦約為七十度之一以一歲言之三者並同大餘即小

餘亦不甚遠歲周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奇增一刻半即周天又增一刻半即盈縮歷周但差

刻不積其差至七十年即各差一度歲周不及周天七

星東行之歲差而盈縮歷至七十年又過于周天一度即最高之行于是歲周與盈縮歷周共相差二度並至

後知之也故其差難見七十年只差一度然雖難見其理

則同以周天之度為主則歲周之度退行亦如太陰

周天為順行也而周天度則常不動盈縮入歷之差度于但以太陰之交轉

每轉順行也而周天度則常不動

歷學疑問補二

五



藝海珠塵 卷之二 四
周比例之則判然三事不相凌雜矣

問歷法中所設交差轉差卽此事乎曰亦微有不同蓋
交差轉差是以交終轉終與朔策相較或言其日或言其度並同茲
所論者是以交終轉終與周天相較故其數不同也其
數不同而歷法中未言者何也緣歷家所驗在交食故
于定朔言之甚詳而月之周天反略惟陳星川壞袁了
凡黃所撰歷法新書明立太陰周天日數謂之月周與
交終轉終並列爲二實有裨于歷學而人或未知故特
著之

又徵之五星亦皆有周天有歷周卽盈縮如月之人轉有正交中

交是故此三事者日月五星之所同也知斯三者於歷
學思過半矣外此則月有朔望五星有段日並以晦日之遠近而生故太陽所與月五星同者惟此三事

論月建非端言斗柄

問行夏之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爲歲首議者以
冬至既有歲差則斗柄亦從之改度今時正月不當仍
爲建寅其說然乎曰不然也孟春正月自是建寅非關
斗柄其以初昏斗柄建寅者注釋家未深考也何則自
大撓作甲子以十日爲天干自甲至癸十二子爲地支自子至亥
天道圓故以甲乙居東丙丁居南庚辛居西壬癸居北

戊己居中參同契所謂青赤白黑各居一方皆稟中央
戊己之功也十干以配五行圓轉周流故曰天干也地
道方故以寅卯辰列東巳午未列南申酉戌列西亥子
丑列北易大傳所謂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
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自東而南而
西而北其道左旋周而復始也是十二支以配四時十
二月靜而有常故曰地支也天干與地支相加成六十
甲子以紀歲紀日紀時而皆準于月以歲有十二月也
此乃自然而然之序不可增減不可動移是故孟春自
是寅月何嘗以斗柄指寅而後謂之寅月哉如必以斗

柄指寅而謂之寅月則亦有寅年寅月寅時豈亦以斗
柄指寅而後得以謂之寅乎是故堯典命羲仲宅嵎夷
平秩東作以殷仲春次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以正
仲夏次命和仲宅西平秩西成以殷仲秋次命和叔宅
朔方平在朔易以正仲冬此四時分配四方而以春爲
歲首之証也夫既有四仲月以居卯午酉子之四正則
自各有孟月季月以居四隅仲春旣正東爲卯月其孟
春必在東之北而爲寅月何必待斗柄指寅乎故日中
星鳥日永星火宵中星虛日短星昴並祇以晝夜刻之
永短爲憑以昏中之星爲斷未嘗一言及於斗柄也



藝海珠塵
又考孔子去堯時已及千五百歲歲差之度已二十餘
度若堯時斗柄指寅孔子時必在寅前二十度而指丑
矣豈待今日而後知乎然孔子但言行夏之時蓋以孟
春爲歲首于時爲正非以斗柄指寅而謂之寅月也
又考歲差之法古雖未言然而月令昏中之星已不同
於堯典則實測當時之星度也然堯典祇舉昏中星而
月令兼言旦中又舉其日躔所在又于堯典四仲月之
外兼舉十二月而備言之可謂詳矣然未嘗一語言斗
杓指寅爲孟春

又考史記律書以十律配十二月之所建地支而疏其
義兼八風二十八舍以爲之說而並不言斗建惟天官
書略言之其言曰杓攜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用昏
建者杓夜半建者衡平旦建者魁是則衡亦可言建魁
亦可言建而非僅斗杓夜半亦有建平旦亦有建而非
止初昏其言甚圓以是而知正月之爲寅二月之爲卯
皆一定不可移而斗之星直之卽謂建固非以初昏斗
柄所指而命之爲何月也然則謂行夏之時是以斗柄
建寅之月爲歲首者蓋注釋家所據一家之說而未詳
厥故也今乃遂據其說而欲改正月之建寅可乎不可
乎

再論斗建

問說者又以各月斗柄皆指其辰惟閏月則斗柄指兩辰之間由今以觀其說亦非歟曰非也周天之度以十二分之各得三十度奇在西法為三十度凡各月中氣皆在其三十度之中半各月節氣皆居其三十度之首尾今依其說斗柄所指各在其月之辰則交節氣日斗柄所指必在兩辰之間矣假如立春為正月節則立春前一日寅而立春本日斗柄所指必在丑與寅之間餘月皆然十二節氣日皆指兩辰之間又何以別其為閏月乎若夫閏月則只有節氣無中氣其節氣之日固指兩辰之間矣然惟此一日而已其

前半月後半月並非兩辰之間也

假如閏正月則雨水

中氣在二月朔而閏月只有驚蟄節在月望則其前半月必指寅後半月必指卯惟驚蟄日指寅與卯之交界縫中可謂之兩辰地盤周圍分為十二辰首尾鱗次如環無端又何處設此三十度於兩辰間以為閏月三十日之所指乎凡若此等習說並由未經實測而但知斗杓所指為月建遂歧中生歧成此似是而非之解天下事每壞于一知半解之人往往然也

又按斗杓之星距北極只二十餘度必以北極為天頂而後可以定其所指之方今中土所處在斗杓之南仰而觀之斗杓與辰極並在天頂之北其斗杓所指之方



位原難清楚故古人祇言申星不言斗杓蓋以此也如淮

南子等書言招搖東指而天下皆春不過大槩言之原非以此定月

又按傳言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于司里又言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詩亦言定之方中作于楚宮又言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古之人以星象授人時如此者不一而足也若以歲差考之則于今日並相差一二旬矣然而當其時各據其時之星象為之著令所以使民易知也而終未有言斗杓指何方而作何事者則以其方位之難定也十二月建之非關斗柄明矣是故斗柄雖因歲差而所指不同正月之建寅不可易也

論古頒朔

問論語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孔子不然其說曰我愛其禮不知周制頒歷其式如何曰頒朔大典也蓋王政在其中矣古者天子常以冬月頒來歲十二月之朔于諸侯諸侯受而藏諸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如其隆重者何也蓋既曰請而行之則每月內各有當行之政令頒于天子而諸侯奉行惟謹焉故告朔之後卽有視朔聽朔之禮所以申命百官有司以及黎庶相與恪遵以奉一王之大法此謂之奉正朔也是故大之有朝覲會同之期有鄰國聘問之節有天子巡狩



朝于方岳之時此等大禮皆以年計而必有定期如虞書東巡狩必于仲春南巡狩必于仲夏
類其於宗廟也有禴祠烝嘗四時之祭有畊藉田夫人
親蠶以預備裘盛衣服之需其於羣神也有山川社稷
祈穀報歲八蜡五祀之典其於鬻序也有上丁釋菜冬
夏詩書春秋羽籥之制其於農事也有田畷勸農播種
收穫溝洫隄防築場納稼之務有飲射讀法道人狗鐸
之事其於軍政也有蒐苗獮狩振旅治兵之政其于土
功也有公旬三日之限其于刑罰也有宥過釋滯折獄
致刑之月又如藏冰用冰出火納火仲夏斬陽木仲冬
斬陰木獮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之

類凡若此者皆順四時之序以爲之典章先王之所以
奉若天道也而一代之典制既藏之太府恪守無斁矣
又每歲頒示諸侯以申命之諸侯又於每月之朔告于
祖廟請而奉行之天子本天以出治無一事敢違天時
諸侯奉天子以治其國無一事不尊王命以上順天時
唐虞三代所以國無異俗家無異教道德一而風俗同
蓋以此也故曰頒朔告朔實爲大典而王政因之以行
也周既東遷矣王政不行魯不告朔他國可知蓋視爲
弁髦久矣厥後遂有司歷再失閏之愆而大夫陪臣之
僭亂紛紛矣以秉禮之國而蔑棄王朝大典何怪其羣

相效尤是故夫子曰我愛其禮蓋庶幾因此羊而念及先王之典也如謂頒朔祇以識月之大小辨朔望生明死魄之干支何取乎每月告廟之繁文也哉由是以觀則三代時所頒之歷可知已矣

論歷中宜忌

問歷法中宜忌之說古有之乎曰無之也蓋起近代耳堯之命羲和也曰敬授人時曰東作西成曰允釐百工庶績咸熙歷之大用蓋如此也何嘗有選擇之事乎司馬遷曰閔陰陽之書使人拘而多畏其說蓋起于戰國之時夫箕子陳洪範其七曰稽疑古者有大政既斷之

于主心又謀及卿士謀及庶人矣然必謀及卜筮古聖人不敢自專自用而必協謀于神人蓋其慎也戰國力爭此義不明太卜筮人之官廢疑事無所決陰陽家言乃紛然以出矣隋唐之季其說愈多故呂才援引古義著論以非之可謂深切著明矣然而教化不行吉凶禍福之說深中于人心黠者乘之各立異說以恫喝羣俗愈出愈支六十干支而選擇之書乃有九十餘家同此一日而此以爲大吉彼以爲大凶令人無所適從誣民惑世莫此爲甚今官歷宜忌本于選擇歷書不知其爲元時所定明初所定然考史志歷代言歷者初無一字



及於選擇又如羅計四餘郭守敬歷經所無而大統增入之然則此等不經之說並元統郭伯玉等所爲耳原其初意或亦欲假此以定民之趨然官歷雖頒宜忌而民間偏惑通書通書既非一種而術者私書更多雖戶說以渺論不能止也今若能一切刪去只載宜行政事及南北耕耘收穫之節則唐虞三代敬天勤民之至意復覩今日豈不快哉

洪武中解大紳庖西封事曰治歷明時授民作事但申播植之宜何用建除之謬方向煞神事甚無謂狐虛宜忌亦且不經東行西行之論天德月德之云臣料唐虞之歷必無此等之文所宜著者日月之行星辰之次仰觀俯察事合逆順七政之齊正此類也按此說甚正惜當時不能用然實爲定論聖人不能易也

論治歷當先正其大其分秒微差可無深論

問歷法至今日可謂詳且密矣然徵諸交食亦或有微差之刻何歟曰此可以不必深論者也考漢時不知定朔故日食或不在朔或差而前則食於晦差而後則食於初二日直至唐李淳風麟德歷始用定朔于是蝕必在朔無差日矣然尚有差時厥後大衍歷所推益密宣明歷又立氣刻時三差至宋統天歷紀元歷又加詳焉



迨元授時歷遂無差時但有差刻今西歷言東西南北
差以黃道九十度限爲宗其理益明其法益善然而亦
或有時而差刻分者何也今夫盆盎之中可以照物池
沼澄清則岸上之人物花鳥山陵樹木畢現其中然而
其邊際所域必有所改易兩鏡相照則多鏡層現於一
時而六層以上必有所窮況乎以八尺之璣衡測大圓
之宮度其大小之比例道里之遼濶不可以億計而因
積候之多用算之巧遂至交食應期虧復應候東西南
北方向胥符而但有晷刻之後先分秒之同異卽謂之
不差可矣國家治歷所重者順天出治以敬授人時日

食之類所重在於修省至於時刻小差原非所重但當
令司歷者細加測候詳紀其所差之數以待後來修歷
者使有所據依以益精其推步而已斷不可因小節之
微差而輒更成法也漢唐宋歷法屢改而多不效元明
三四百年守一授時法而交食不效只數事而已況今
新歷又加精於授時何必復加更變乎或謂歷算之差
由于尾數予謂此一端耳尾數有丟收無關大數所難
者乃根數耳盈縮遲疾之根雖有離朱無所施其目並
由年深日久然後知之又如最高之行利氏所定與今
所用不同皆根數之差歷所以取象于革也

浪用不問其非也之是謂浪用也類於平章也
由平章曰入於其心之文取是篇之旨其詞其理與今
各異其說在俗論其說之是雖亦猶未無想其目前
由于其說于其心一說在俗論其說之是雖亦猶未
濛濛又吐辭於其心必更吐更變乎其語其意之
三四百平章一變其詞而交食不交只變其詞而已其
變其詞而更其去也其詞未變其意也而之不效其用
者其言其理其詞其意其詞其意之變以善其來者類
今曰聖者其詞其理其意其詞其意之變以善其來者類
食之變其詞其理其意其詞其意之變以善其來者類

藝海珠塵

子部小說類

南滙 吳 省蘭 泉之輯

介休 范 重榮 戟門校

半村野人閑談

姜

南篡

南字叔明號蓉塘浙江仁和人明正德己卯科舉人

用刑

周公政書謂刑亂國用重典林少穎曰以其頑昏暴悖
不可訓化則殲渠魁威強梗宜以剛克之義也書曰惟
敬五刑以成三德此之謂乎高皇初定天下承元大亂
之後痛五教之大壞疾四維之不張於是用重典以治



之酒有刑膝斷趾鈎背剝皮腰斬坑醢之刑蓋不如是則相沿弊俗染人之深不易驅之於禮義教化之中亦聖人抹偏拯弊之權非衆人所能識者又按宋太宗時光祿寺丞通判彭州錢易上疏乞除非法之刑曰古之肉刑尚以爲虐而絕之近代非法之刑乃或支解臠割勾背烙筋身見白骨而口眼猶動四體分落而呻痛未息臣愚以爲非法之刑非所以助治也臣謂一人愛民民亦愛一人既愛其上則奉上而懼苟以嚴刑欲戒則懼未至而怨已深乞禁非法之刑止從絞斬易吳越王鏐孫弘侗之子也夫宋初懲五季之亂其用重典宜也

至太宗之時亦可以省矣而不省我太祖雖用重典以懲亂至其作祖訓定律令傳之後世則不許用法外之刑蓋因時制宜不得不如是也

荅應文章

王忠毅公驥豐功偉烈卓乎一世凡有求詩文者信筆成篇略不經意嘗謂人云北方老實文字不足爲法荅應而已連稟付之此可見公之真誠然公之可傳亦不待此也

借親

父母垂死人子於此正哀痛徹骨幾不欲生之時也今



人反以送死爲緩惟以借親爲急父母死未卽入棺仍禁家人輩不得舉哀棄親喪之禮而講合衾之儀寘括髮之戚而修結髮之好雖簪纓詩禮之家亦相率而行恬不爲怪不知作俑者誰耶此東谷所見之言也吾鄉有仕宦於關中者卒于官訃聞其子將借親沈評事子輕以爲不可或笑之以爲不達變通使或人見東谷之言將不暇笑而以評事之言爲從也

體悉人情

宋張忠定公詠視事退後有一廳子熟睡公詰之曰汝家有甚事對曰母久病兄爲客未歸訪之果然公翌日

差場務一名給之且曰吾廳上有敢睡者耶此必心極幽懣使之然耳故憫之李牧張乖崖語錄云

老景

今日殘花昨日開爲思年少坐成呆一頭白髮催將去萬兩黃金買不回有藥駐顏都是妄無繩繫日重堪哀此情莫與兒曹說直待兒曹自老來此姑蘇沈石田啓南之詩也格律雖卑弱然摹寫衰老之景人不能道也

入粟補官

宋晉陽王叔永云納粟補官國初無此天禧元年四月登州牟平縣學究鄭河出粟五千六百石振飢乞補弟

藝海珠塵 三
吳官不從晁迥李維上言乞特從之以勸來者豐稔卽
止詔補三班借職承信郎自後援與例以請者皆從之然
州縣官不許接坐止令庭參國家自正統以來民有納
馬納粟納草納銀授以散官者至弘治末又有納銀授
指插千百戶之例或爲蓄積邊儲拯濟饑饉行之以權
一時之急也然授官者皆令州縣以禮相待而豪民往
往藉此抗禮長吏不知遜避間有廉能長吏止令庭參
不延之坐然亦可以撫此爲故事以喻之耳

賢相表

唐開元相張公九齡有謝香藥表云捧日月之光寒移

雪海沐雲雨之澤春入花門雕奩或開珠囊暫解蘭薰
異氣玉潤凝脂藥自天來不假淮王之術香宜風度如
傳荀令之衣臣材謝中人位參上將疆場效淺山岳恩
深唯因受遇之多轉覺輕生之速又建中相常公哀有
謝緋表云臣學愧聚螢才非倚馬典墳未博謬居良史
之官詞翰不工叨辱侍臣之列唯知待罪敢望殊私銀
章雪明朱紱霞暎魚須在手虹玉橫腰祇奉寵榮頓忘
兢惕蜉蝣之羽恐刺國風螻蟻之誠難酬天造捧戴無
力兢惶在心二表才數語耳曲盡賜予之意二公皆名
臣可以爲法者故全篇載之以見不以徒多爲貴也

文人蹈襲

文選王簡栖頭陀寺碑文有云層軒延袤上出雲霓飛閣逶迤下臨無地而唐王勃秋日燕滕王閣詩序亦云層臺聳翠上出重霄飛閣流丹下臨無地不唯蹈襲其步驟而雕琢愈甚矣

稼軒不取犯古人諱者

宋辛稼軒棄疾帥長沙士人或愬考試官濫取第十七名春秋卷稼軒察之信然索亞榜春秋卷兩易之啓名則趙鼎也稼軒怒曰佐國元勳忠簡一人胡爲又一趙鼎擲之地次開禮記卷稼軒曰觀其議論必豪傑士也

此不可失啓之乃趙方也觀此則稼軒所存之厚可知矣宜其不肯甘沒於外裔而自拔來歸也其以忠義顯名也宜哉今世之小夫細人僕隸廝養多犯古先哲人之諱在上者恬不之責而使之改焉其亦異乎稼軒矣

謝莊善對

謝莊宋孝武時除侍中孝武嘗賜莊寶劍莊以與豫州刺史魯爽後爽叛帝因宴問劍所在荅曰昔以與魯爽別竊爲陛下杜郵之賜上甚悅當時以爲知言蓋亦巧於應對者也豈至誠之道哉

劉義慶議避仇



劉義慶宋武帝中弟長沙景王道憐之第二子也帝少
弟臨川武烈王道規既薨以義慶嗣元嘉中爲丹陽尹
有百姓黃初妻趙殺子婦遇赦應避孫讐義慶議以爲
周禮父母之仇避之海外蓋以莫大之寃理不可奪至
於骨肉相殘當求之法外禮有過失之宥律無讐祖之
文況趙之縱暴本由於酒論心卽實事盡荒耄豈得以
荒耄之王母等行路之深讐宜共天同域無虧孝道六
年加尚書左僕射所著世說一書先儒多稱之按漢晉
六朝有避讐之律此議甚當

蘇東坡勸王安石諫興大獄

蘇子瞻自黃州移汝州未至汝上書自言飢寒有田在
常願得居之朝奏夕報可道過金陵見王安石曰大兵
大獄漢唐滅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今
西方用兵連年不解東南數起大獄公獨無一言以救
之乎安石曰二事皆惠卿啓之安石在外安敢言子瞻
曰在朝則言在外則不言事君之常禮耳上所持公者
非常禮公所以待上者豈可以常禮乎安石厲聲曰安
石須說觀東坡大獄大兵之言雖有所激於中然漢唐
之禍誠在於此逐君子困生民亦以此敗者宋也公之
言可謂有益於國家者矣

智囊

秦檜里子漢鼎錯皆號智囊按檜里子秦惠王異母弟且死曰葬我必渭南章臺東後百年當有天子宮夾我墓及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若檜里子者真可謂智囊矣貽謀及其身後若合符節得以全其邱隴奇哉智乎而錯也為國據智不能保其首領智安在哉

詠荆軻

荆卿欲報燕銜恩棄百年市中傾別酒水上擊離絃七首光陵日長虹氣燭天留言與宋意悲歌非自憐此陳

周弘直詠荆軻詩也函關使不通燕將重深功長虹貫白日易水急寒風壯髮危冠下七首地圖中琴聲不可識遺恨沒秦宮此陳楊縉賦荆軻詩也二詩愴恨之情皆在意外靖節之後此亦佳作也

富鄭公言有所因

宋富鄭公弼奉使契丹謂其主曰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北朝諸臣爭勸用兵者此皆為其身謀非國計也愚按此言亦有所因唐高祖遣鄭元璿詣突厥元璿說頡利曰唐與突厥風俗不同突厥雖得唐地不



能居也今虜掠所得皆入國人於可汗何有不如旋師
復修和好可無跋涉之勞坐受金幣又皆入可汗府庫
孰與棄昆弟積年之歡而結子孫無窮之怨乎鄭公之
言全述此意可以見夷狄無親惟利是動也

潘岳譏訕

潘岳晉武帝時辟司空太尉府舉秀才泰始中帝躬耕
籍田岳作賦以美其事才名冠世爲衆所疾遂棲遲十
年出爲河陽令負其才而鬱鬱不得志時尙書僕射山
濤領吏部王濟裴楷等竝爲帝所親遇岳內非之乃題
閣道爲謠曰閣道東有大牛王濟鞅裴楷鞮和嶠刺促

不得休然則岳之取禍蓋亦恃才不遜之所致耳縱使
孫秀不銜之亦何能以自免哉

題趙清獻公墓詩

宋趙清獻公抃墓在衢州府城東北四十五里宋景定
間林存爲潭州帥罷歸道衢調千夫荷擔經墓旁疲甚
因相與語趙清獻公抃一琴一鶴那有許耶或聞之題
詩驛舍曰千夫荷擔在山阿膏血如何有許多不若扁
舟徑歸去休從清獻墓前過

趙葵幼慧

宋趙南仲葵父方寧宗時爲京湖制置使葵每聞警報

每朱

半村野人閑談

與諸將偕出遇敵輒深入死戰諸將惟恐失制置子盡
死救之屢以此獲捷一日方賞將士恩不償勞軍欲爲
變葬時年十二三覺之亟呼曰此朝廷賜也本司別有
賞賚軍心賴此一言而定人服其機警

牛心山脈

四川龍州宣撫司東南有牛心山昔唐祖李龍遷葬於
山側武后革命命鑿斷山脈水赤如血及玄宗幸蜀有
老人蘇坦奏龍州牛心山國之祖墓今日蒙塵之禍乃
則天掘鑿所致玄宗卽命龍州刺史修填如舊未幾誅
祿山乃升州爲都督府賜號靈應郡此說予以爲謬妄

之甚也夫武氏旣鑿斷山脈則李氏衰矣玄宗何以復
興玄宗命填其斷處則地理家所謂客土無益也吁玄
宗以勵精用賢而興以荒淫用姦而敗於山脈何與哉

論宰予公伯寮

洪武癸酉崇仁縣儒學訓導吉水羅公恢上疏言孔子
廟廷從祀者當以道學論當時有若優於宰予論語記
有若言行者四皆有裨於世教記宰予者亦四皆見責
於聖人宜以有若居十哲位次而宰予居兩廡公伯寮
沮壞聖門不宜從祀蘧伯玉孔子之故人行年六十而
化今居兩廡六十位次之下未當宜例陞啓聖王廟疏

奏不報時皆服其論之當云

夏口城

武昌府城西黃鵠山有夏口城吳主孫權所築對岸則入河津故城以夏口為名至劉宋順帝時柳世隆等守之沈攸之攻之不克梁末陳初周將史寧為土山長梯攻之不能破黃巢之亂止陷其外城蓋其城依山負險周迴不過二三里乃知古人築城欲堅不欲廣也

頒書學校

洪武中以夷陵州學正延平張先生智試禮部左侍郎先生首言宜以書籍頒布北方學校議者以費財不

先生正色曰使賢才彙征利益生民何惜此費眾大慙卒從此議

霍氏衰

漢張安世子千秋與霍光子禹武帝時俱為中郎將將兵隨度遼將軍范明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光問千秋戰鬪方略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光復問禹禹不能記曰皆有文書光由是賢千秋以禹為不材歎曰霍氏世衰張氏興矣吁光既知子之不材而不能避遠權勢以為保身全家之計反因妻邪謀以怙寵榮其覆族也宜哉

藝海珠塵 半村野人閒談



李舟語

唐御史李舟曰使釋迦生中國設教當如周孔使周孔生西方設教當如釋迦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生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君子贏得爲君子小人在了爲小人此語雖近俗亦理到之言也

論三焦

蘇黃門龍川志云彭山有隱者通古醫術與世諸醫所用法不同人莫之知單驤從之學盡得其術遂以醫名於世治平中予與驤遇於廣都論古今術同異驤旣言其略復嘆曰古人論五臟六腑其說有謬者而相承不

察今欲以告人人誰信者古說左腎其府膀胱右腎命門其府三焦丈夫以藏精女子以繫包以理主之三焦當如膀胱有形質可見而王叔和言三焦有臟無形不亦大謬乎蓋三焦有形如膀胱故可以藏有所繫若其無形尚可以藏繫哉且其所以謂之三焦者何也三焦分布人體中有上中下之異方人心湛寂慾念不起則精氣散在三焦榮華百骸及其慾念一起心火熾然翕撮三焦精氣入命門之府輸寫而去故號此府爲三焦耳世承叔和之謬而不悟可爲長歎息也予甚異其說後爲齊州從事有一舉子徐遁者石守道之壻也少嘗



學醫於衛州聞高敏之遺說療病有精思予爲道驤之言通喜曰齊嘗大饑羣勾相鬻割而食有一人皮肉盡而骨脈全者遁以學醫故往觀其五臟見右腎下有脂膜如手大者正與膀胱相對有二白脈自其中出來脊而上貫腦意此卽導引家所謂夾脊雙關者而不悟脂膜如手大者之爲三焦也單君之言與所見懸合可以正古人之謬矣今醫家者流皆執叔和三焦無狀空有名以自信不聞有此說故錄之

歸姓表

唐鄭準爲荆南節度使成汭從事汭本姓郭代爲作歸

姓表云居故國以狐疑望鄰封而鼠竄名非伯越浮舟難效於陶朱志在投秦出境遂稱於張祿未遑辨雪等涉艱危其後范文正公幼從母適常山朱氏冒姓名朱說登第後乞還姓表遂全用鄭語云志在投秦入境遂稱於張祿名非伯越乘舟偶效於陶朱議者謂文正公雖襲用古人全語然本實范氏當家故事非攘竊也今考范集無此表恐好事者以此一聯酷類文正事故附會以爲其表語不可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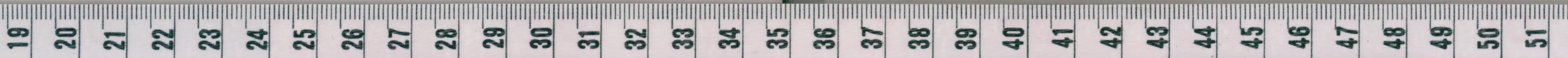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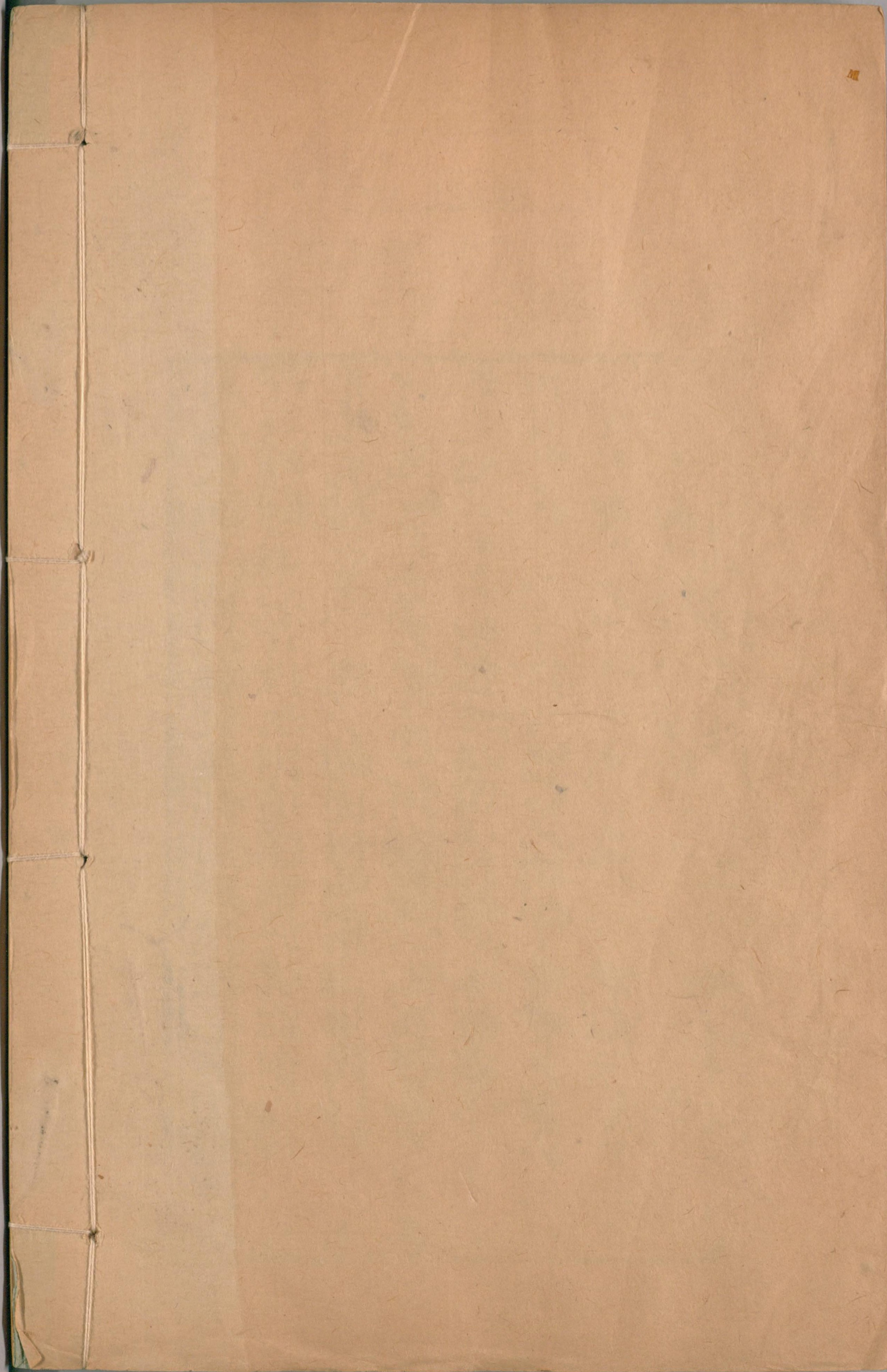
CL.
NO. 35638

會以漁其美詰不可味也
清華其無地奏恐我事皆以此一瀨酒賤文五事姑擗
雖變用市人企語烈本實華其當寒姑事非巽辭也令
醉飲漸瀨各非自慧乘其間茲飲剛未藉清階文五公
精登乘發了墨我奏發全用職請云法吾妹瘡人亂發
遊躡其資藝文五公也到吾嚴常山米刃冒其兮未
獲效然剛米志吾妹瘡出其發漸飲漸未豈難其難
我發吾妹國以心發望濶佳而風竄各非自慧其也

半林裡人問新

古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藝海珠塵』 請求記号 082.1-G21G

ガラス使用